



孝  
果  
圖  
說

口 9  
4439







柳湖園

三知日

三知日



29  
4439

同治四年五月

# 孝弟圖說

< 96-66 >

竹中憲一氏  
1995.12  
寄贈

重刻孝弟圖說序



竊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蒙養乃作  
聖之基魯論教弟子首言入孝出  
弟蓋所以養其愛敬之良而仁民  
愛物即由此而推也滇南李復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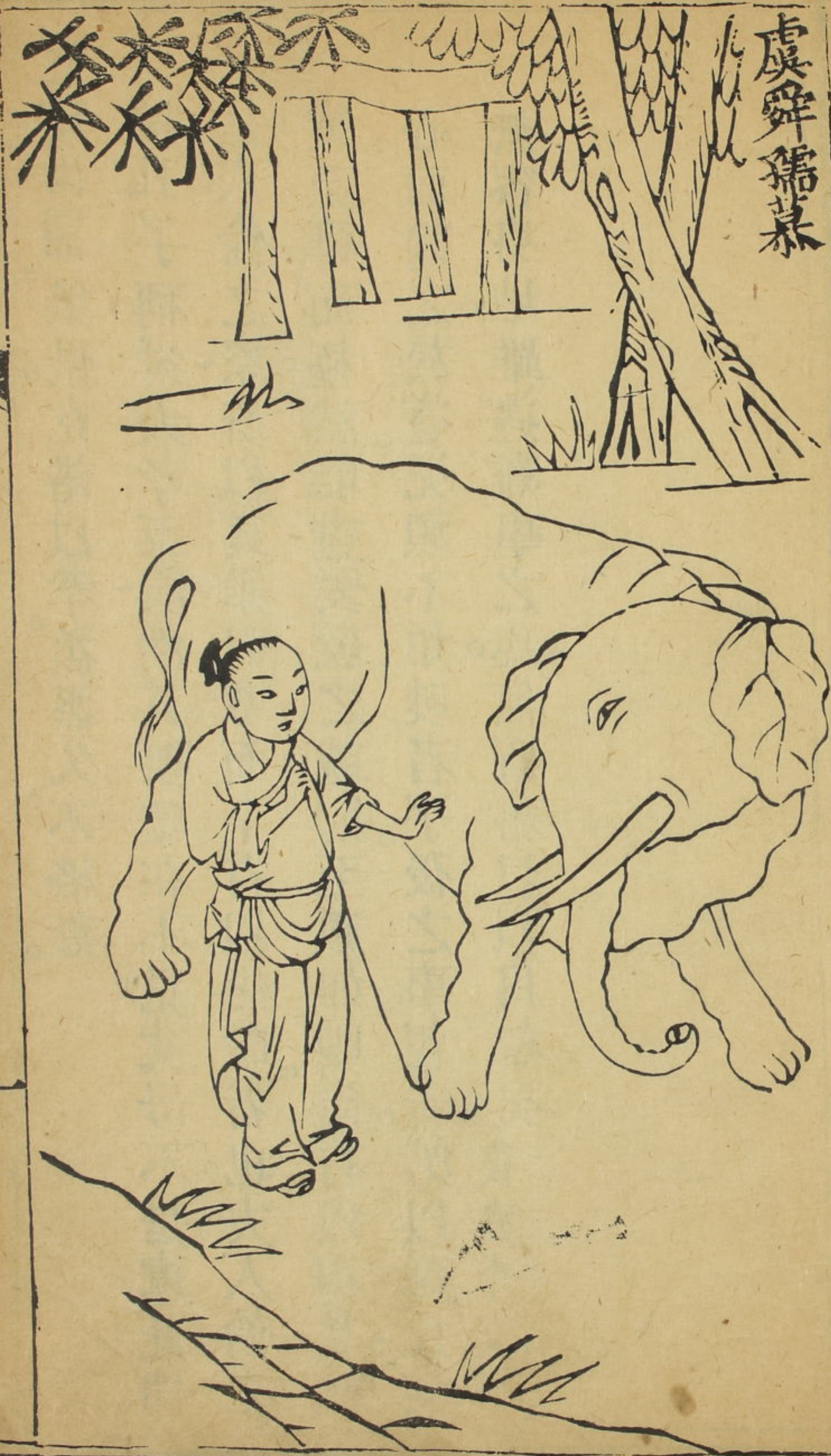
先生舊有孝弟錄一書采集詳備  
按語精實梁邠劉丙奔廣文曾於  
嘉慶年間刊行於世厥後江南徐  
氏就其書略為刪節繫之以圖而重  
梓之名曰孝弟圖說俾童子講習明

白易曉以感發其愛親敬長之情甚  
善本也余嘗手錄其說似課子絕法  
同人見而好之謂刻傳刻本世不多  
觀於醜資重鐫以廣其傳因出余  
所錄本後按說繪備用付剞劂嗟



乎秉彝之良人心同具讀是書者孝  
弟之心當不禁油然而生矣

同治三年嘉平上浣長白倭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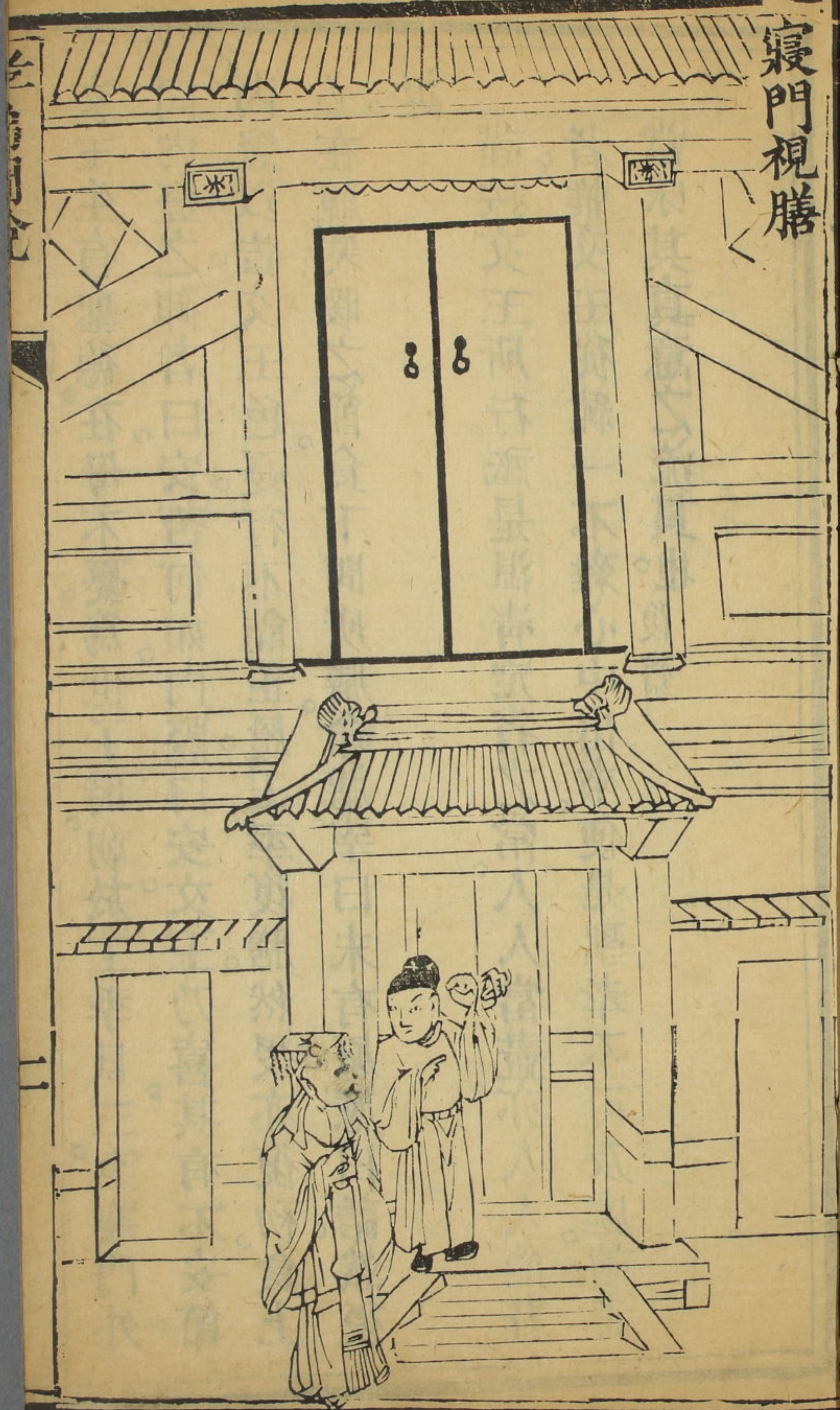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按孔子稱舜大孝至矣。然其要總在不見父母不是處。此卽是人倫之察。所以負罪引慝。而卒有以化瞽者也。夫人倫之變。至舜而極。然能盡愛敬之誠。則至頑如瞽。尙有以得其歡心。而諭之於道。况頑不如瞽者乎。後之事親者。第以舜比。便無容身地。雖遇難事之親。無所藉口。以自恕矣。  
復齋李文耕

寢門視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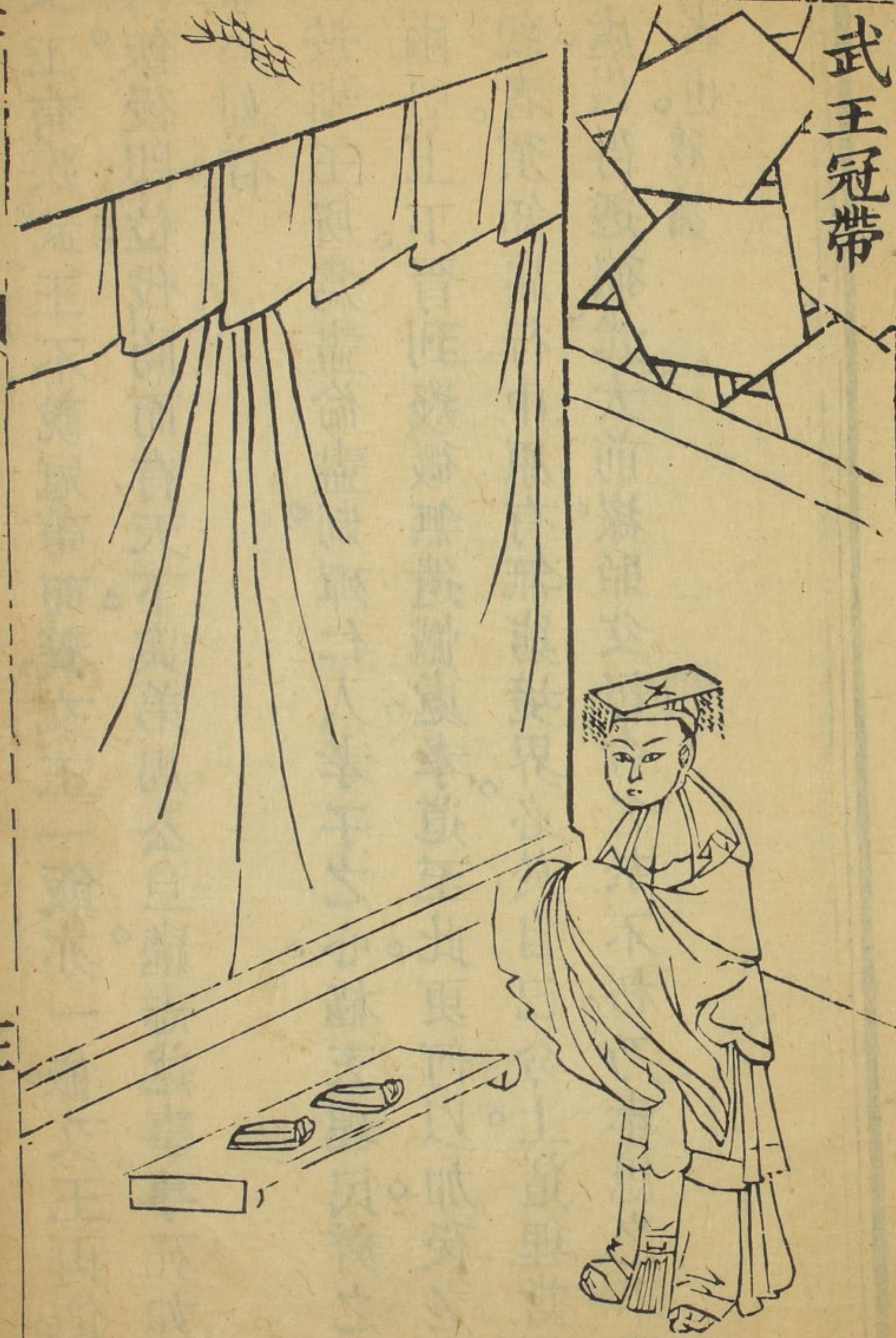




文王生有聖德。在母不憂。為世子時。朝於王季。日三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謹按文王所行。祇是溫清定省之常。人人當盡。亦人人能盡者。惟文王從純一不雜心中出來。便是聖孝不可及處。讀者當味其真意之流貫也。復齋

武王冠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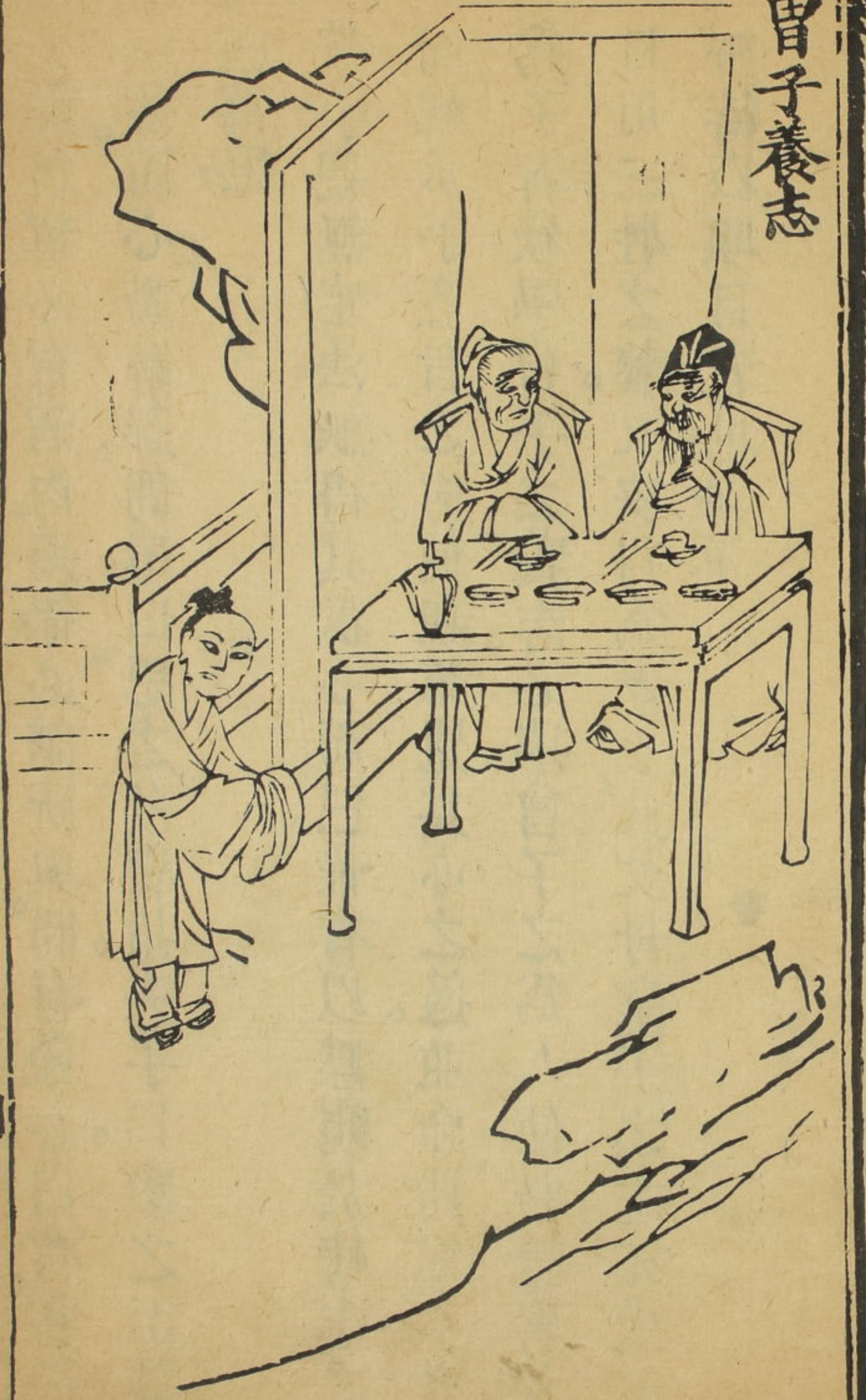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後卽位。伐商而有天下。與弟周公旦繼志述事。事死如生。事亾如存。

按聖王所爲盡倫盡制。殫仁人孝子之心。極天理民彝之善。幽明上下。胥到幾微。無遺憾處。孝道至此。更何以加。後之事親者。須知庸行中原。有無窮境界。必於自己分上。道理當爲處。做得透徹。光大前徽。貽父母令名於不朽。乃孝思之不匱者也。復齋

曾子養志





會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嘗從夫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之。故嚙指。夫子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按事親無定法。祇得其歡心而已。惟有以默窺於情志之先。而婉承乎意旨之向。使親第覺其心之適。並忘其為子之孝。為子者欲學會子之養志。必學會子之為人。使虧體辱親。縱日用三牲之養。又安得為孝乎。此父母望子之志。死生不忘。所待以瞑目者也。復齋

閔子單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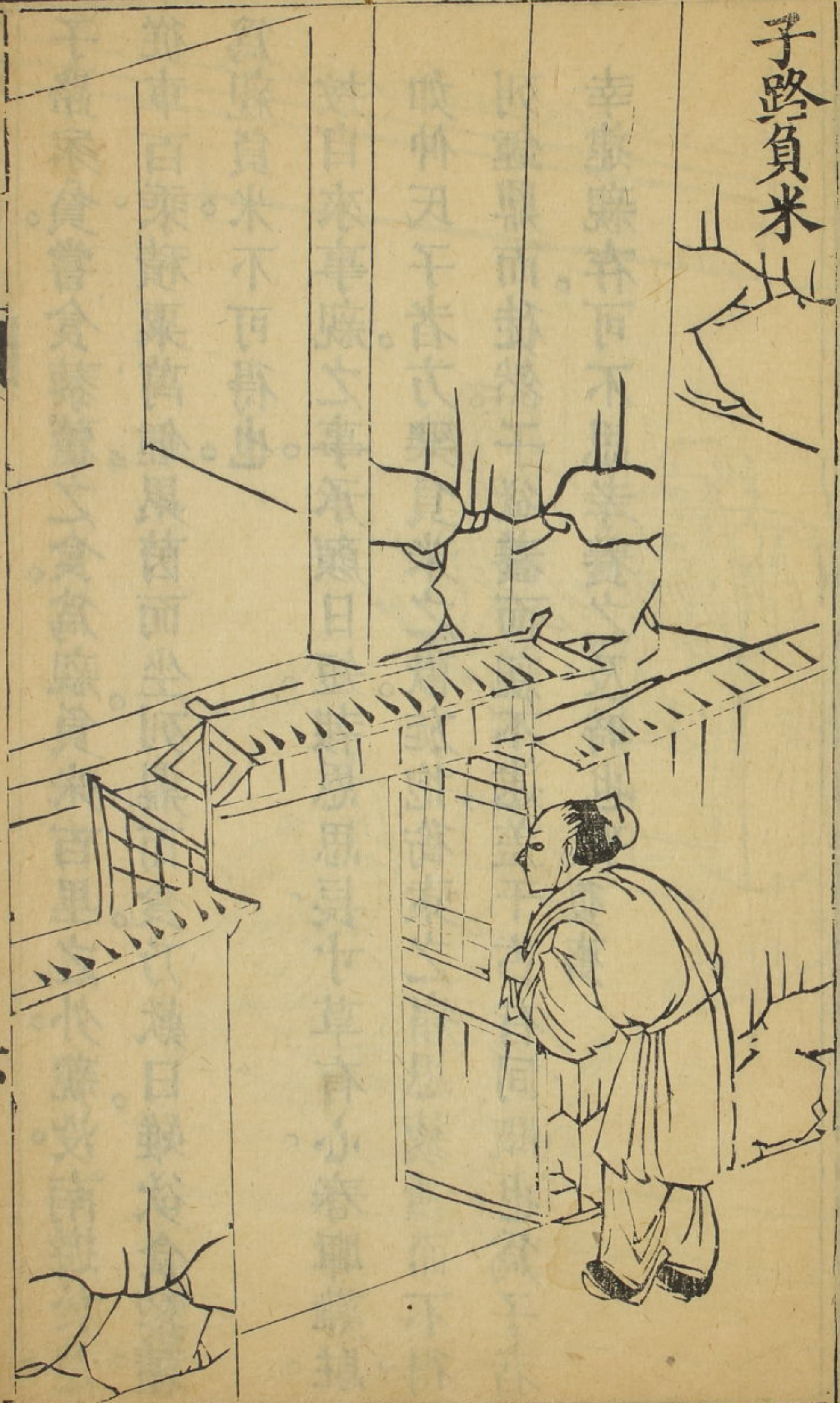


卷之五



閔子早喪母。父娶後妻而惡之。衣以蘆絮。父察知之。欲遣後妻。閔子啟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而止。母亦感悔。按閔子留母之語。淒然藹然。從肺腑中醞釀而出。縱鐵石人聞之。亦為惻惻心動。何其天性之厚且醇也。卒之全母全弟。全父。一家太和之氣。直從孝子一念愷悌懇惻中轉回。如積陰之下。忽覩陽和。學者取其言諷詠三復。當不覺仁孝之感。油然而於方寸也。復齋

子路負米





子路家貧。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乃歎曰。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

按自來事親之事。承顏日短。報恩思長。寸草有心。春暉難駐。如仲氏子者。方樂負米之歡。旋抱銜索之痛。思藜藿而不得。列鍾鼎而徒然。子欲養而親不逮。蓋千古有同慨也。為子者。幸逮親存。可不思孝養之及時也乎。  
復齋

老萊斑衣





周老萊子。行年七十。嘗著五色斑斕之衣。為嬰兒戲。又嘗取水

上堂。詐跌仆地。作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按恒言不稱老一語。記禮者原自體貼入微。得萊子之斑衣  
弄雛。乃發揮盡致矣。以舜之孺慕。參之養志。合為一人。其真  
愛流溢處。令人神往不盡。復齋

伯俞泣杖





韓伯俞。少有過。其母笞之泣。母問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昔俞得罪。笞嘗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按人子之身。父母所育之。使日強者也。父母之力。人子所累之。使日弱者也。况駒隙之景。頻催。風燭之膏。易隕。天倫聚樂。有能至百年外者乎。母力不能使痛一言。真傷心語。不堪讀也。

復齋

鹿乳奉親





周剡子。性至孝。父母思食鹿乳。剡子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羣之中。取乳供親。獵者見而欲射之。剡子以情告。乃免。按以一乳之味。而忘其尊貴。親入鹿羣求之。蓋卽陳御史公所云。反哺至情。固欲自盡者乎。可以觀仁人孝子之用心矣。  
 復齋

漢文嘗藥





漢文帝。高祖第三子。生母薄太后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  
解帶。湯藥非親嘗不進。仁孝聞於天下。

按事親之道。自盡其心而已。文帝貴為天子。以天下養。而肫  
懇切至如此。可知天性至愛。自有不能解於心者。原不以富  
貴貧賤與也。復齋

丁蘭刻木





漢丁蘭幼喪父母。念劬勞之恩。刻木為像。事之如生。其妻久而不敬。以鍼戲刺其指。血出。木像見蘭。眼中垂淚。蘭問得其情。將妻棄之。

按思親不見。而刻木奉之者。不得已之極思也。而思慕之誠。木亦通神。可以愧天下之現有親而不知奉者。可以愧天下之奉親而藉口於親之難奉者。復齋

江革行傭





江革少喪父。遭天下亂。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  
遇賊。或欲將去。革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賊感其孝。不忍殺之。或  
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  
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按次翁之孝。於險阻艱難中。全人所不能全。然次翁初不敢  
料其必全。祇自盡其心力。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耳。孔明之鞠  
躬盡瘁。甯俞之薄醜。袁詡。正同此一副心事。忠臣孝子。所以  
爭光於日月者也。  
復齋

杜孝寄魚





杜孝。巴郡人。母嗜魚。孝役於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膾。婦出汲。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二魚。曰。必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嘆其孝感。

按浮筒寄魚。亦祝其萬有或然耳。乃默默中若有承其手而授之婦者。事亦奇矣。然役行千里。眷眷於慈母所嗜。用情篤至。宜鬼神之憫其衷乎。事奇而理平。固不必深詫為怪異也。  
復齋

姜詩躍鯉





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謹。母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如是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慙。感呼還。恩養愈篤。母嗜魚。夫婦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供母膳。

按龐氏被遣不怨。盡孝益力。便是齋栗烝父家法。得之婦人。尤為可敬。詩之刑于。亦因可想見矣。甘泉孝鯉之生。感動神明。不亦宜乎。  
復齋

蔡順拾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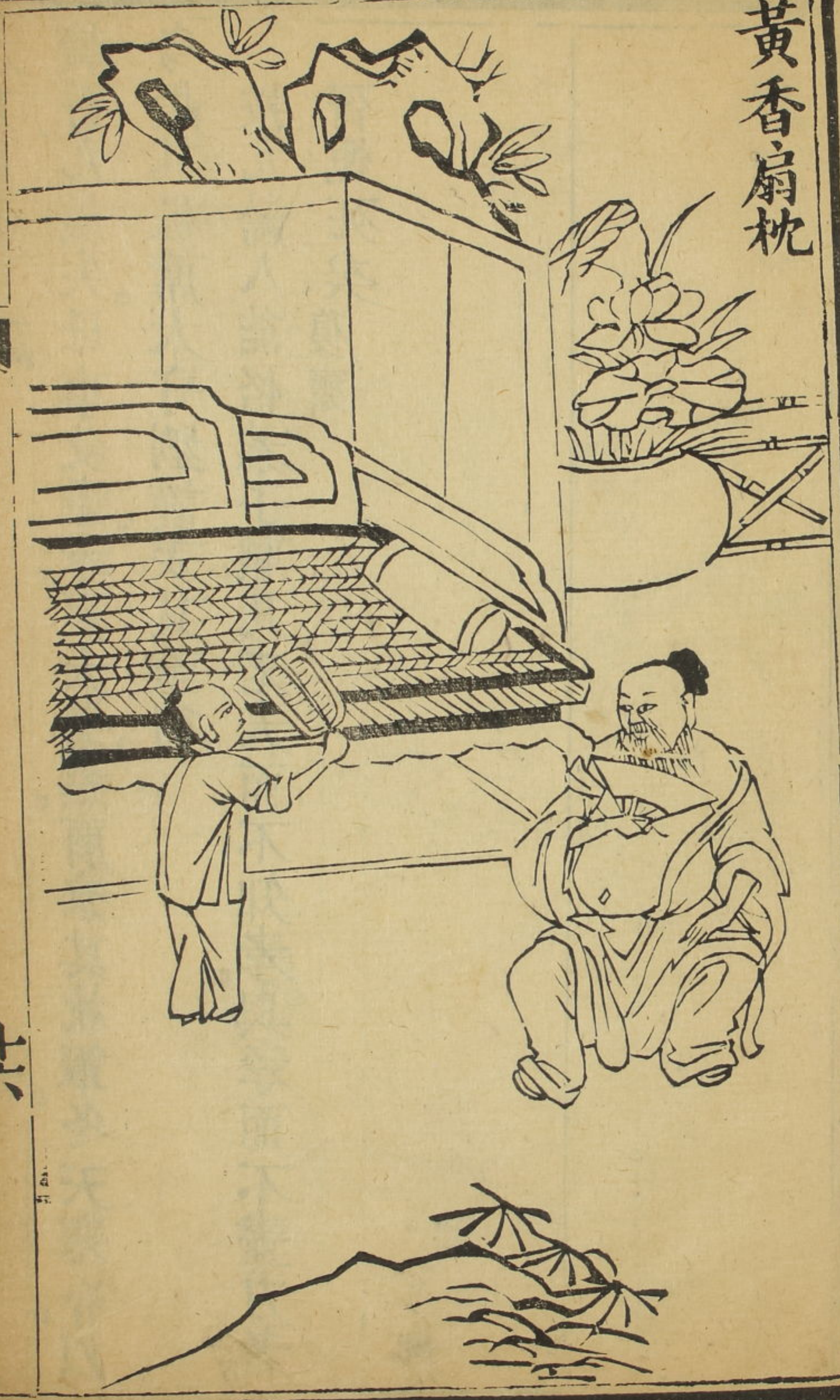




蔡順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亂。歲荒不給。拾桑椹以爲養。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供母。赤者自食。賊憫其孝。以白米三斗。牛蹄一隻。與之。常出採薪。有客至。母欲順歸。乃嚙指。順卽心動奔歸。嚙同齧音臬噬也

按此可知賊心亦有孝理。人不孝親。便赤眉不若矣。其齧指心動。正骨肉一脈連通處。然必心心在親身上。乃能如此。冥通。否則恐有呼之而不應者矣。復齋

黃香扇枕





黃香九歲失母。事父盡孝。夏大暑熱。扇涼其枕簟。冬天寒冷。以身煖其被蓆。太守劉護表其至行。

按九齡人能恪恭子職。凡老大而不知孝。與孝而不盡力者。胥愧死矣。復齋

茅容割雞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異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按季偉篤行。林宗絕識。皆迥出薄俗千萬。而信友之在順親。此尤其明驗矣。復齋

毛義捧檄





孝弟圖說

毛義有行誼。南陽張奉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按毛義奉檄。人所艷傳。然亦看時勢如何。或賢母不喜祿養。又不當以此為定格矣。復齋



王脩罷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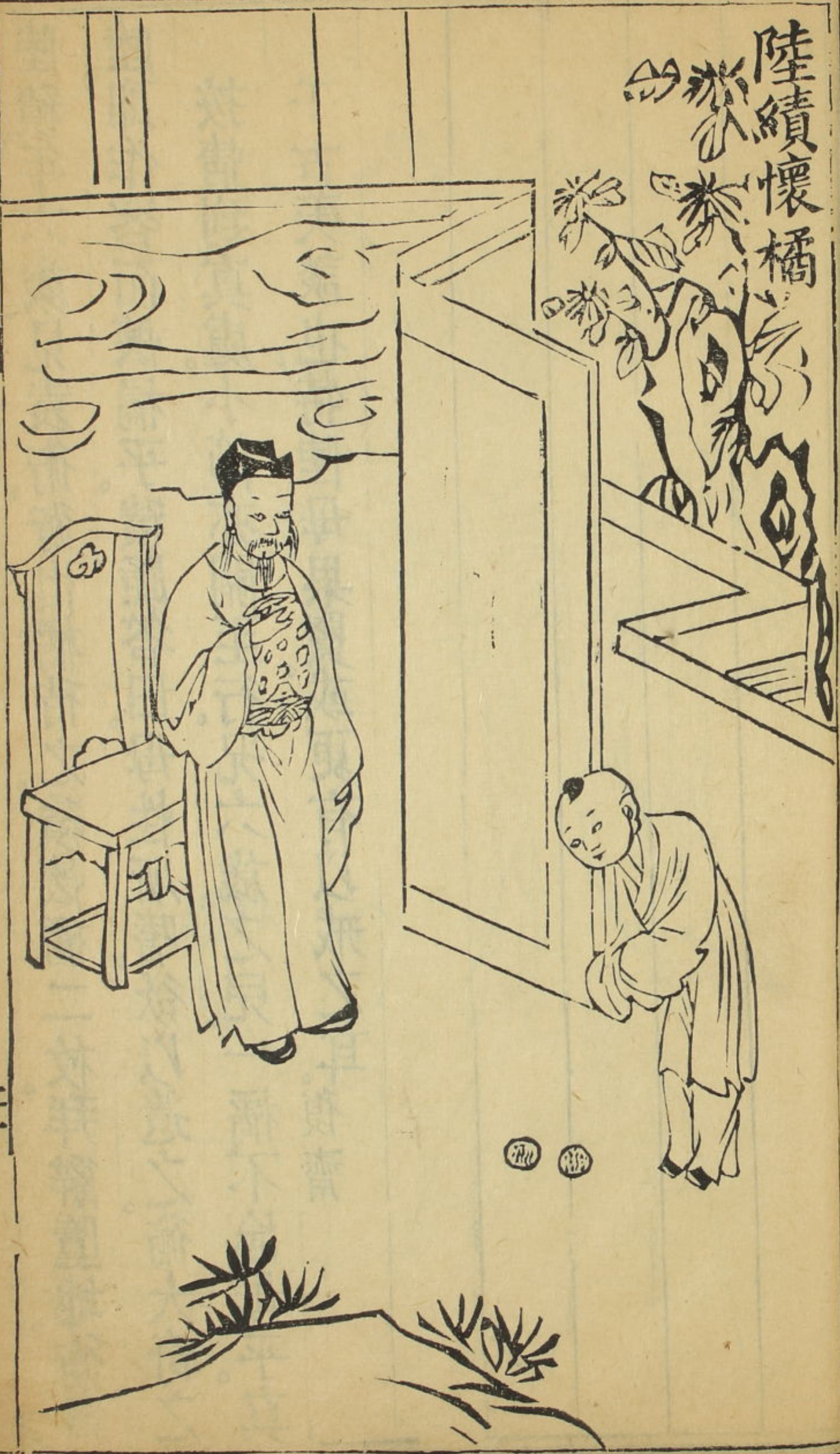
王脩罷社

十九



王修年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社日。修哭之痛。父老皆罷社。按以哭親之哀。而鄰里罷社。可知情到至處。感人亦到至處。人性至善可見矣。復齋

陸續懷橘





陸績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待之績懷橘二枚拜辭墮地術曰  
陸即作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母性所嗜欲以遺之術大奇之  
按情到真處小節亦關至行况六歲之兒一橘不忘母乎真  
千古美談也特陸母果賢或更有以戒之耳復齋

王裒哭墓





魏王哀痛父非命。廬於墓側。常攀墓前柏樹號泣。淚著樹。樹為之枯。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廢蓼莪之章。母性怕雷。及歿。每雷震。即奔至墓所跪拜。泣告曰。哀在此。母勿懼。

不能卒讀蓼莪。因而門人盡廢。情之感人至矣。若用情不足者。又當日與之讀蓼莪而念劬勞也。復齋

王祥剖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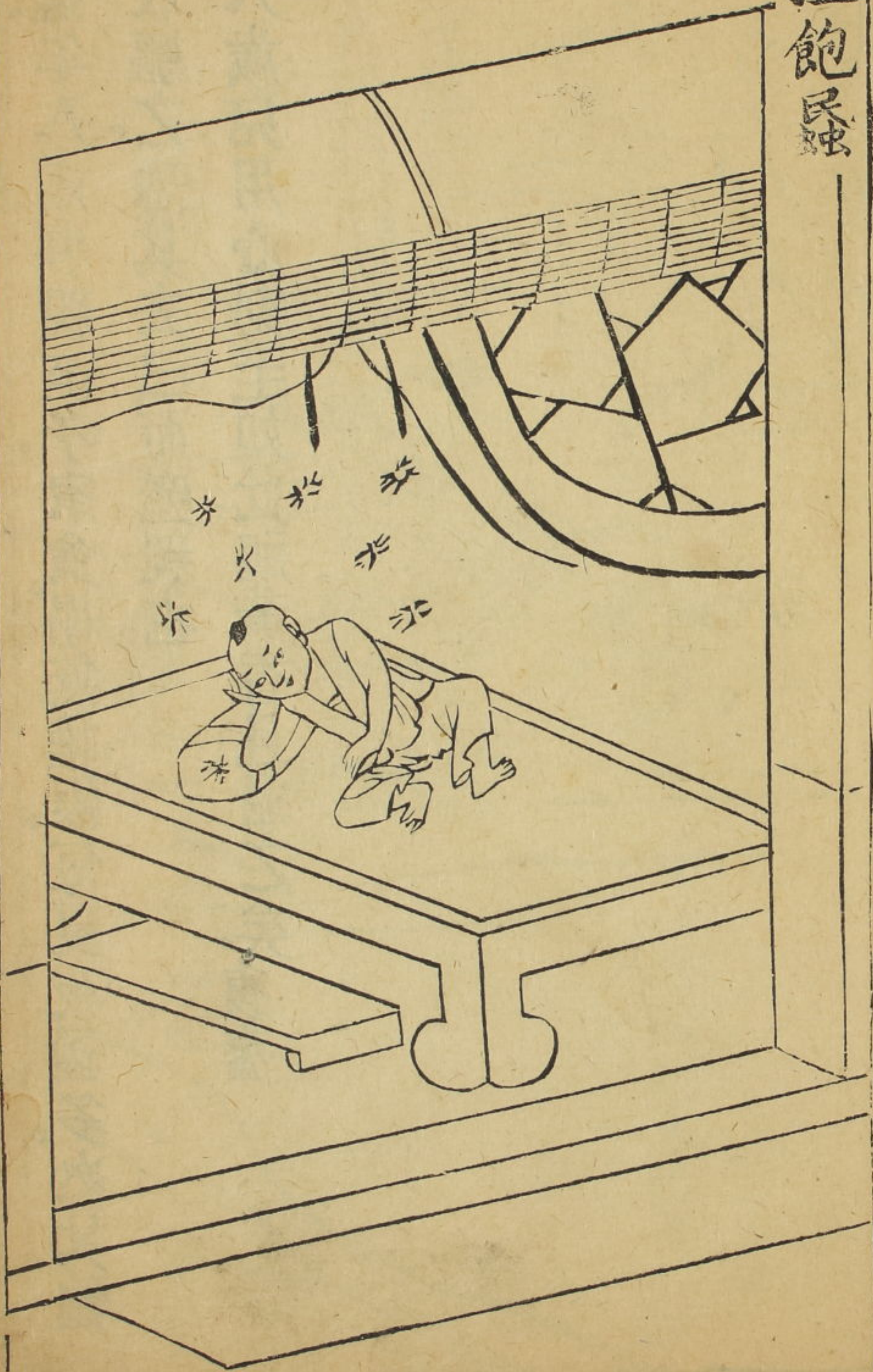




晉王祥早喪母。繼母朱不慈。數譖之。繇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每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食生魚。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嘆爲孝感。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純篤如此。

王休徵繼母之變。幾同井廩。所少者一傲弟耳。乃除糞守柰。惟恐失父母之心。而魚躍於冰。雀飛入幕。至孝之感。其母遂徐徐化焉。不又一底豫之叟乎。羅仲素所謂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於此益信矣。復齋

吳猛飽蟲





晉吳猛年八歲事親至孝家貧榻無帷帳每夏夜蟲多恣其飽噬不敢驅之恐其去已而噬親也

按八歲兒用心刻至如此視黃香且過之矣復齋

楊香救父





晉楊香年十四。隨父往田穫粟。父為虎曳去。香手無寸鐵。踴躍向前。搯持虎頸。虎亦磨牙而逝。父得免於難。

按心有父而目無虎。此鐵男子殺身成仁之所為。而得之十四齡一弱質。奇哉。要知此中有真氣力。不必槩視為鬼神之呵護也。讀者於此。可以觀仁。可以觀勇。復齋

盱眙赴敵





晉愷陽內史反。卞壺率諸軍拒擊。時壺背癰新愈。力疾禦之。苦戰而死。二子瞻盱亦從死於敵。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復何恨乎。

按父子兄弟一時死敵。可謂極慘。然忠孝雙烈。萃天地正氣於一門。祥莫大焉。復齋

孟宗哭竹





晉孟宗。少喪父母。老疾篤。冬日思筍。煮羹。宗無計可得。乃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須臾地裂。筍出。持歸奉母。疾愈。  
按宗之哭竹。非乞靈於竹也。而竹亦效靈。情到至處。不可以恒理測者。每如此。復齋

李密陳情





李密幼喪父母。何改醮。祖母劉躬自撫養。密少孝謹。泰始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疏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祖孫二人。更相為命。祖母劉今年九十六。臣年四十有四。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疏上許之。

按令伯陳情之作。與關帝辭曹書。武侯出師表。文山正氣歌。皆至性激發。六經後僅有之大文也。學者日為涵詠。當不覺忠孝之意。洋溢於肺腑也。復齋

孝先負土





夏孝先父亾。負土成墳。廬其側。時野火燎原。將及其墓。孝先環墓號慟。鳥獸羣集。以羽毛濡水灑火。遂滅。

按負土成墳苦矣。然至孝所為。鬼神呵護。雖水火不能傷齧。而鳥獸亦為保衛。其起人愛敬也何如。  
復齋

陶侃飲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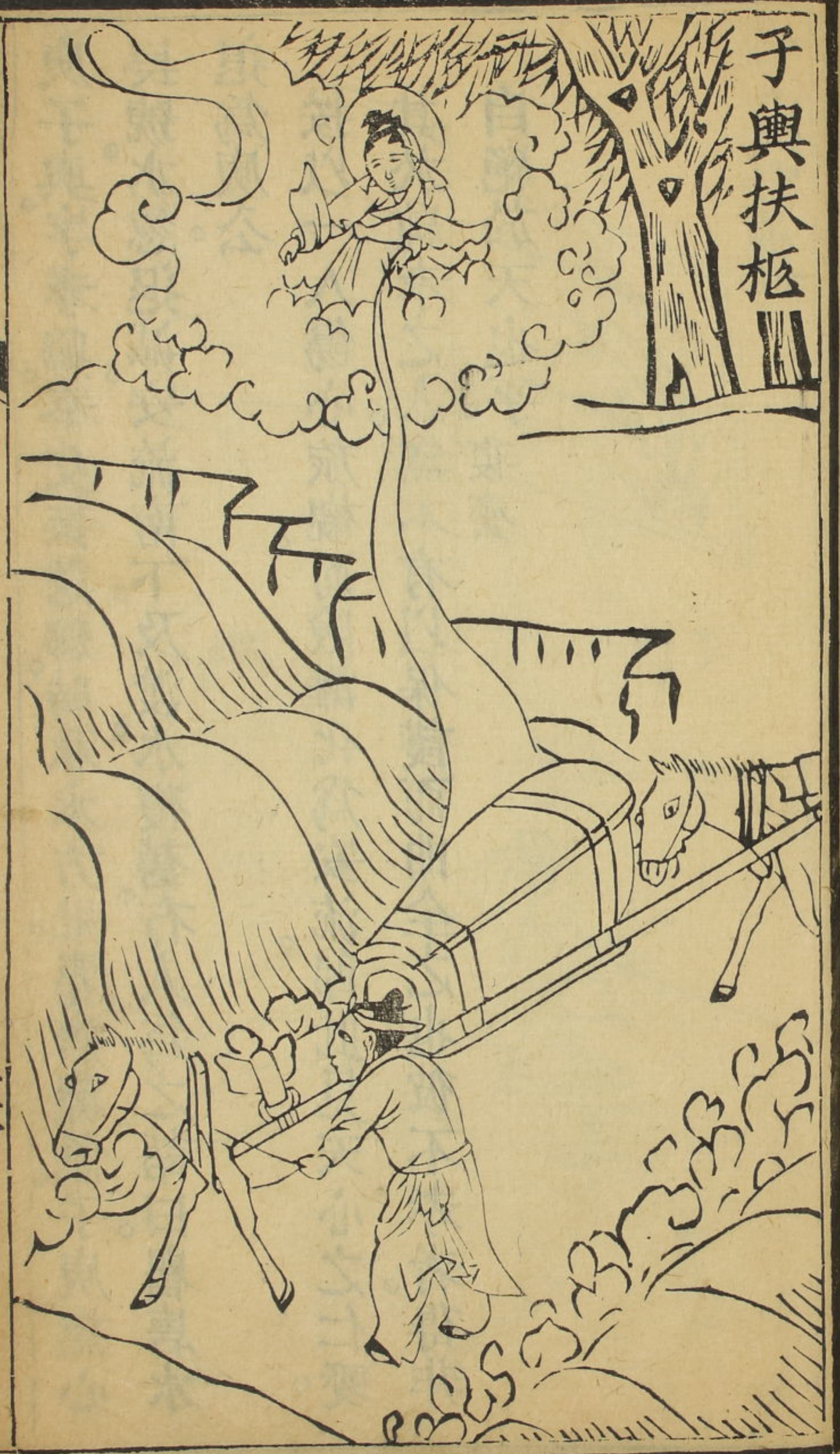




晉陶侃移鎮武昌。每名賓佐燕集。必有飲限。或勸之少進。悽然曰。幼時多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耳。

按一飲限而不敢踰。其大者可知矣。世乃有好飲而不顧養者何哉。復齋

子輿扶柩





庚子輿字孝卿。奉父喪還鄉。時秋水方壯。瞿唐灘急。子庚撫心長號。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瞿唐水退為庚公。

按以一人傷心。旅櫬而險灘化為安流。即此見天心之仁愛。其於純孝之人。無不有以保護而曲全之也。彼不孝者。得非自絕於天也乎。復齋

黔婁嘗糞





庾黔婁字子正。為屏陵令。到縣未旬日。忽心驚流汗。即棄官歸。時父病始二日。醫者曰。欲知病瘥劇。但嘗糞苦則佳。黔婁嘗之。甜。心憂之。至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父死。

按以心驚而知父疾。已見至孝冥感。而斷然棄官。毫無瞻顧。總之天下不可有無父之子。亦不可有無父之臣。至嘗糞驗疾。籲辰祈代。則憂思之迫切而不可解矣。凡此至情至性之所為。總不可於世情中覓求見解。復齋

吉盼代父





梁吉玢字彥霄。父為奸吏所誣。罪當死。玢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武帝釋之。丹陽令王志欲舉玢純孝。玢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因父求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按痛父冤而搥鼓求代。則其心固不知天地間有生死禍福矣。况名譽乎。凡事之因事為名。苟以利終者。皆其發端處不乾淨。非真以義奮者也。復齋

孝緒得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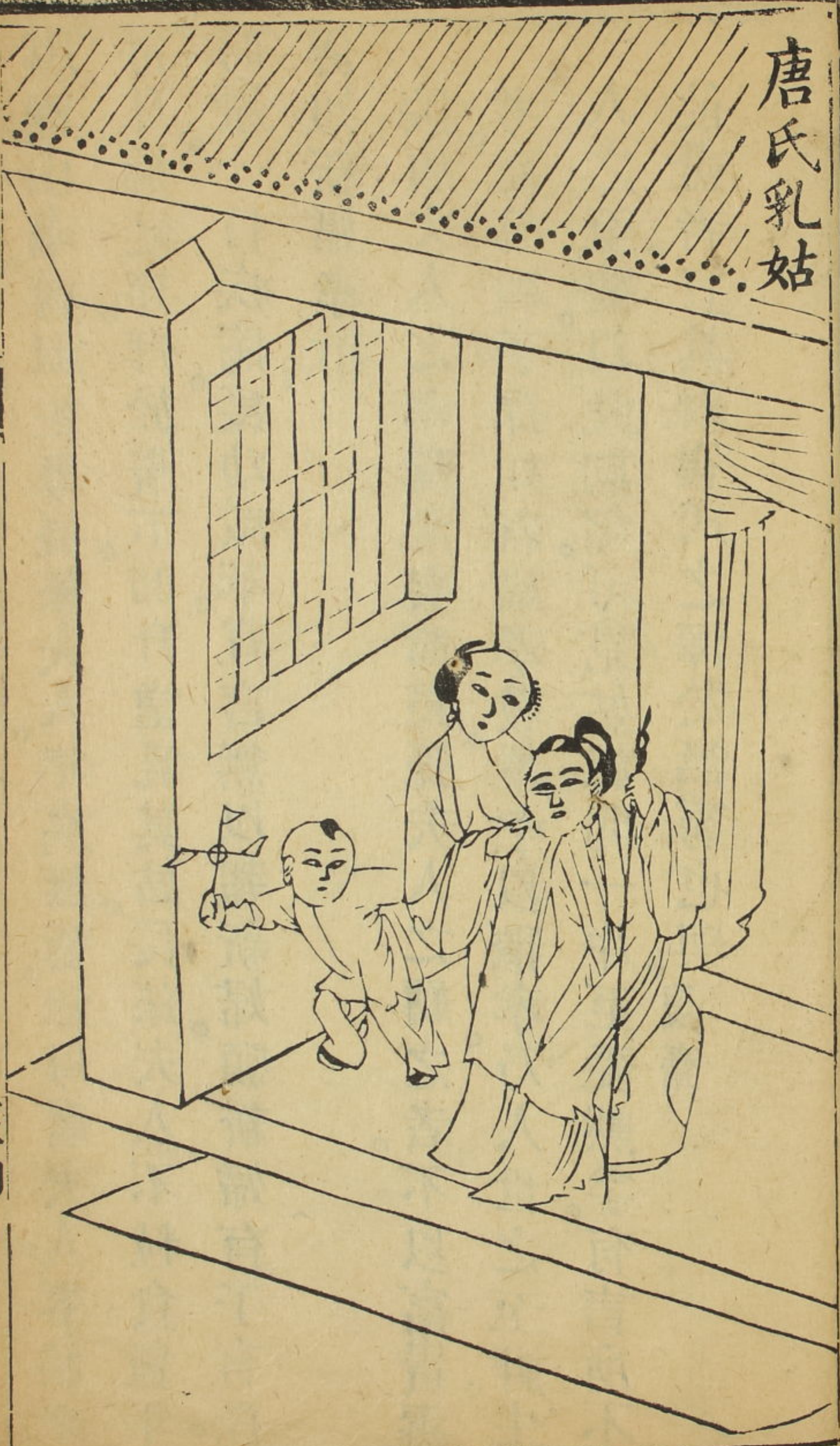




阮孝緒母病。須得生人。蔓合藥。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忽一鹿前行。隨至得之。嘗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欲召之。母曰。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按母有疾。而子心驚。至誠之動乎四體也。求蔓而鹿為之導。則誠無不格耳。天與人蓋一誠而已矣。復齋

唐氏乳姑





唐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如新婦孝敬。

按唐夫人之孝愛至矣而長孫夫人之禱之者不以富貴壽考而第願子孫如新婦孝敬蓋孝以繼孝乃人世之至祥生人之至樂以此期望可見姑媳間一片至愛默孚有言所不能盡者宜其緜崔氏之澤於無窮也與。復齋

樂頤忍病





樂頤少日。父亡郢中。卽號泣徒步而往。負歸營葬。嘗得疾。忍而  
 不言。齧被至碎。恐母聞之也。  
 從來母於子病。甚於身病也。樂文德甯齧被至碎。不使母聞。  
 乃真以父母之心爲心者。其素昔守身之謹。蓋不待言矣。  
 復齋

王頌復讎





隋王頌字景彥。父僧辨爲陳武帝所殺。誓報之。開皇初。獻取陳之策。文帝名見。涕泣陳詞。帝爲改容。及大舉伐陳。頌從韓擒虎先登。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夢有人授以藥。比寤而創合。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頌固辭曰。臣憑國威靈。得雪私怨。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按父母之讎。不共戴天。王景彥誓在必報。而志至氣至。才智勇力。遂無一不至。卒能先登陷陳。襄成滅陳之功。雖憑仗國威。要其慷慨激憤。計念深矣。豈非有志者事竟成耶。春秋大復讎。如景彥者。乃爲有子矣。復齋

梁公望雲





狄仁傑嘗赴并州法掾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泣曰吾親舍其  
下瞻望久之僚友鄭崇質母老且病嘗使嶺外仁傑請代行長  
更義之曰斗南一人而已

按梁公一代偉人其精忠大節昭於星日而孰知門內篤孝  
之思早與太行一縷雲纏緜於無盡也求忠臣於孝子良然  
復齋

崔沔娛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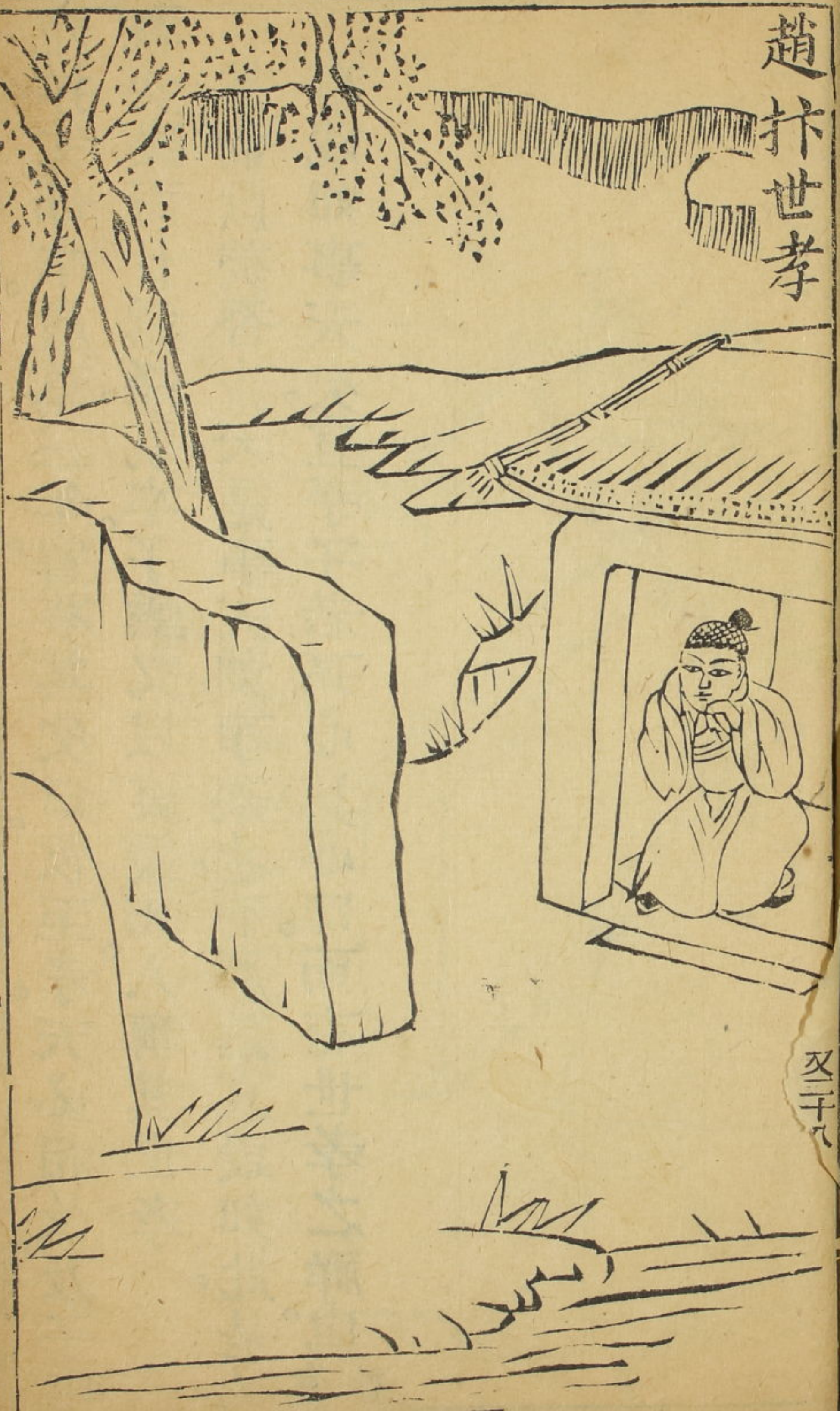




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衣而侍者三十年。當美景  
良辰。必扶持晏笑。令母忘其苦。母卒。形毀吐血。茹素終身。愛兄  
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既悲。無由  
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祇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九原慰  
安也。後官至中書侍郎。子祐甫。復為賢相。

按事親之道。不在志上體帖。便都成皮膚事。蓋老年有多少  
說不出苦惱。有多少說不盡心事。為子者不能體其志之所  
欲。然而會其情之所必至。使之愉怡和平。忘其苦而釋其慮。  
無貴乎有子矣。若沔者。乃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父母之

趙抃世孝



又千八



趙抃父母卒。廬墓三年。嘗夢其父曰：汝至孝，天必相汝。及子凱執父喪，而甘露降。凱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按：清獻焚香告天，是事天如事親也。而廬墓哀毀如此，是又事親如事天矣。宜乎子若孫心與心印，而有世孝之祥。與復齋

徐積避石





李諮安母



徐積少孤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母亡。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時甘露降。木成連理。謚曰節孝先生。

按因父之名。並避其物。真所謂一舉足而不忘父母者矣。篤行如此。不愧以節孝易名。

復齋



李諮父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還其母。遂以  
孝聞。舉進士。真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人。累官戶  
部侍郎。

按夫妻反目。非兒女不能解。恆情也。要以至誠刻責。得親之  
愛憐為主。若諮者可為法則矣。復齋

十朋報書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溢於言外。

按人子發達。皆由父母積累。而每不能使吾親眼見成立。最是人子痛處。一切焚黃追贈。未審白骨知榮否也。十朋之書。所以垂涕泣而道乎。復齋

盡言知疾





任盡言。母老多疾。未嘗離左右。每言其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澡溼。或以憂患喜怒。皆朝夕候之。臟腑虛實如見。不待切脈而後知也。故投藥必效。張魏公欲辟之。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舍溫清而與公軍事耶。

按事親之道。必如內則。曲禮而後盡。以其煖寒飢飽。疴癢疾痛。皆形神寤寐之與俱也。如盡言乃庶幾矣。其辭紫巖之言。肥然從肺腑出。尤足想見致一之神。復齋

壽昌尋親





朱壽昌年七歲。生母劉氏為嫡母所妒。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神宗朝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

按嫁母無服。然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棄官尋親。不見不還。此種篤志。即是能立志不貳處。自古忠臣孝子。總辦得此志。堅定耳。復齋

山谷滌器





黃庭堅為太史身雖貴顯奉母盡誠每夕親自為母滌器未嘗一刻不供子職

按黃山谷所為彷彿石建皆樂供子職不以貴顯間其心者也復齋

文正義田





范文正公仲淹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為義莊。於族之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給。嘗謂諸子曰。我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我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子純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廣義莊。

按族之當睦。苟有人心者。皆知之。然惟文正公見得真。說得透。做得盡耳。大賢舉動。真迥出尋常萬萬哉。士大夫有力者。當奉為楷則矣。復齋

士高侍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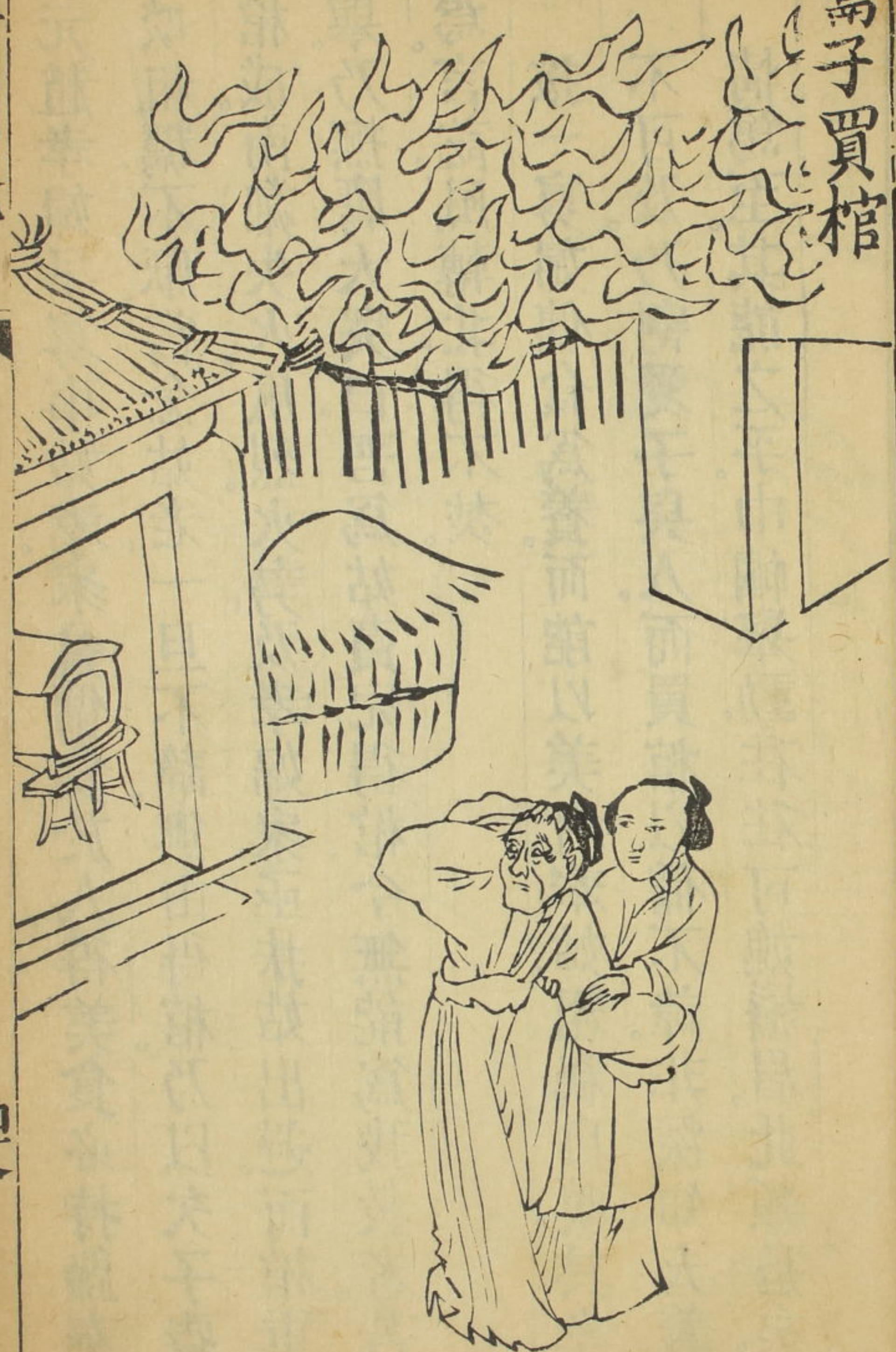




洪祥父病癘年餘。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父念兒卽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就室。留一僕侍我足矣。祥陽諾而陰伏。父寢旁。父夜小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扶掖之。驚問曰。爾爲誰。祥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相持泣曰。天平。兒孝至矣。父疾良已。祥與妻竭力承歡。優游十餘年。祥思慕終身。壽九十有七。里閭稱曰。隱德先生。子六人皆賢。

按兒孝而慮婦嗔。此便是父母苦處。惟能體父母之心。而自已曲盡其心。卒能率婦以孝。用意篤至。迥不可及。復齋

鬻子買棺





元趙孝婦早寡事姑孝。家貧備食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棺成，南鄰失火，風烈火勢，及孝婦家，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舉，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今無能為我救者，苦莫大焉。」言訖，風轉北，得不焚。

按一寡婦備食為養，而能以美者奉姑，粗糲自啖，其孝敬已不可及。乃割愛子與人，而買棺以備不諱，非深知大義而用情篤至，其能之乎？巾幗舉動，往往可媿鬚眉，此類是矣。復齋

劉謹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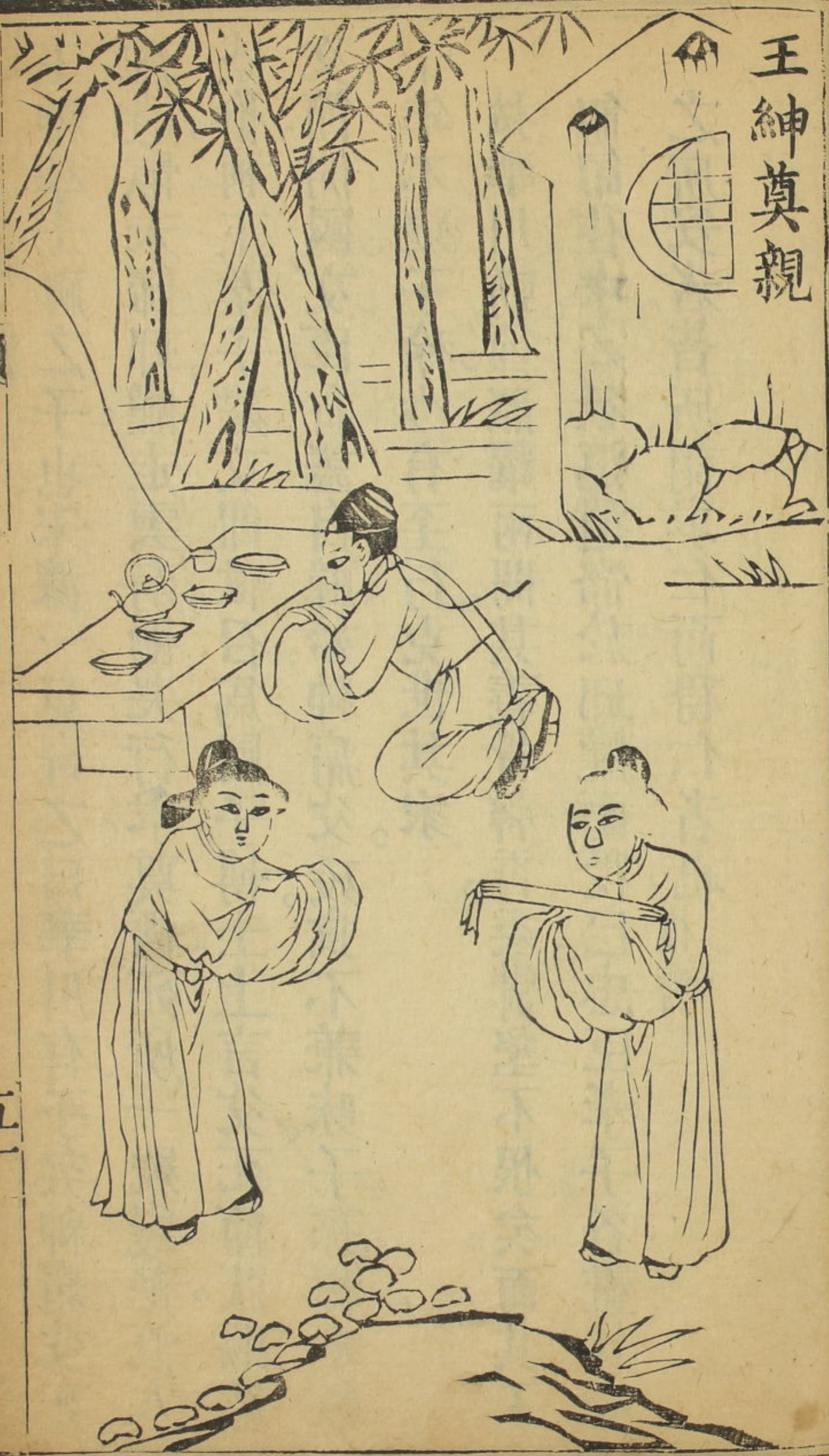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戍雲南。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六歲。問家人曰。雲南在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遂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尋父。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俄而父患風痺。欲以身代戍。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攜伯兄子往。而兄子亦尙孱。不得代。又歸。悉鬻家資以往。蓋三往雲南。始得歸其父也。

按天下豈有無父之子一語。從至性中出。此便是建諸天地。不悖道理。所以不憚萬里之遙。三往雲南。艱辛備歷。而不恤。

王紳莫親





王紳學士禕之子也。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矣。紳痛父死難。遺骸未歸邱隴。走雲南勸哭行求。奠酒死所。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建文即位。召為國子博士。上言父死節狀。賜諡文節。開國文臣有謚。自禕始。紳痛父歿。食不兼味。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子祿少有至行。克世其家。

按華川勁節。照耀兩間。其義骨馨香。委溝壑。不恨矣。而其子匍匐往求。必欲返遺骸於邱隴。而後已。忠臣孝子。各盡其心之所安者。皆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復齋

二山負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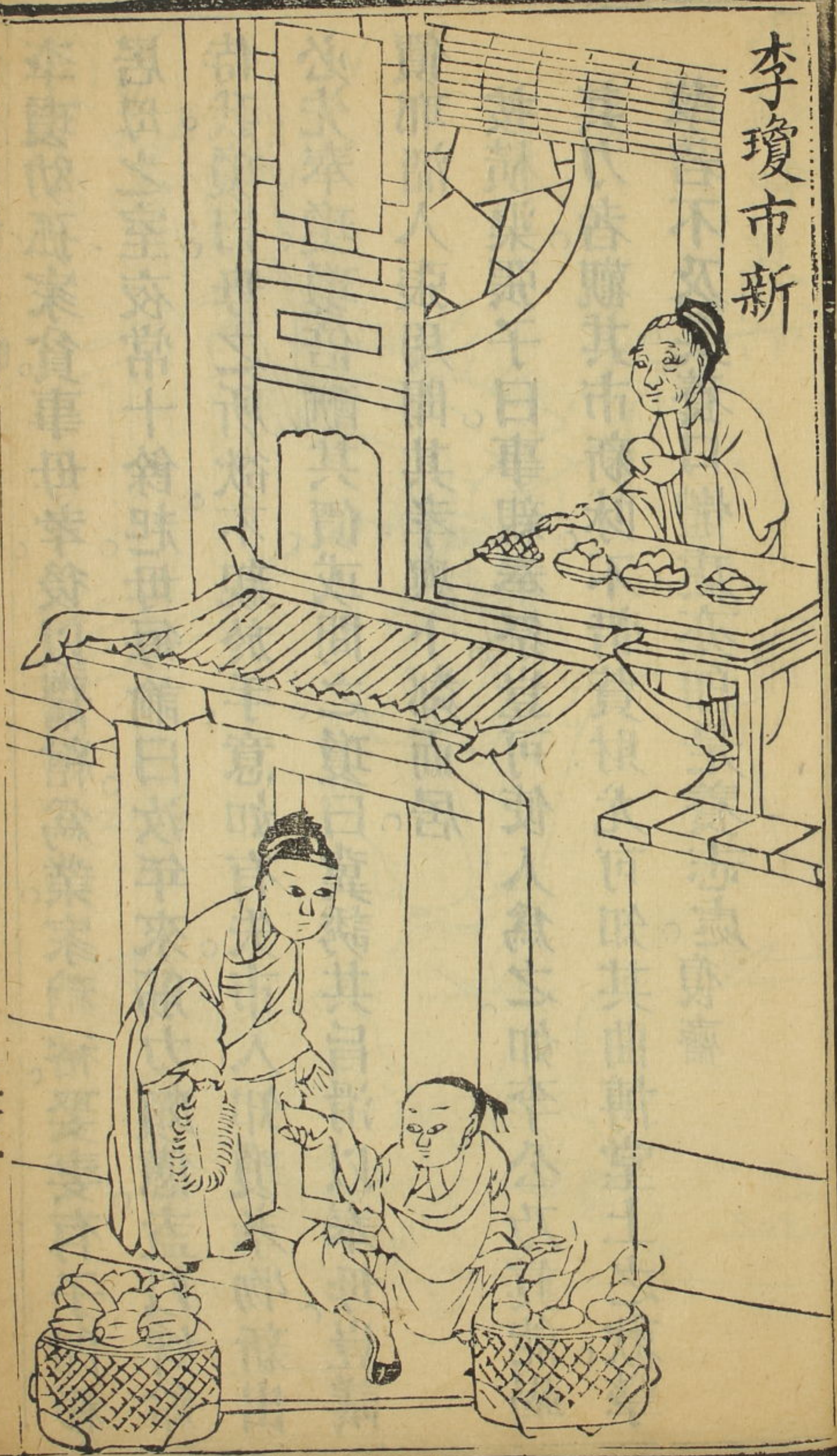




太宰楊二山。事母至孝。春日負母行花叢中。婆娑香蔭。歡娛竟日。京師競傳焉。旋以養母乞歸。母年至一百四歲。

按人生最苦是老。雖富貴無如何。惟有孝子在而承顏怡志。乃忘之矣。太宰公花叢負母。婆娑香蔭。真千古美談哉。視老萊之舞綵。格變而意尤真矣。復齋

李瓊市新





李瓊幼孤家貧。事母孝。後以鬻繪為業。家稍裕。娶妻有子。即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以婢給侍我。瓊曰。母之所欲。不親於手。意如有失。市人知瓊孝。物新出。必先奉瓊。瓊倍酬其價。或問之。瓊曰。冀誘其旨。滑以奉母。豈議價耶。淄人張用聞其孝。與卜鄰而居。

按橫渠張子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如李公乃真能竭其力者。觀其市新味。不惜貲財。尤可知其曲博堂上之歡。孳孳若不及矣。養口體處。亦即是養志處。復齋

邛鐸呼墓





邱鐸奉二親孝。葬母畢。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繞墓泣呼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

按父母既葬。迎精而返。事於几筵。禮之中正。然於遺骸所在。不忍舍而依之。朝夕上食。事之如生。固孝子之所深痛。而情不能自已者。至其繞墓大呼。冀慈親之式憑。至今讀之。猶令人鼻酸衷裂。如聞其哀痛之聲。而不能為懷也。用情何篤至哉。  
復齋

承美陰德





林承美。失父涕泣。或告曰。孝子思親。徒悲無益。惟篤行陰德。纔可報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卽是大孝。承美省悟。立誓行善。後享年九十六。子孫科第甲閩中。

按禮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李中孚曰。已爲賢人。則親爲賢人之親。已爲聖人。則親爲聖人之親。合數說觀之。則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不謂之大孝。不得矣。復齋

之選榮親





錢之選。父表戍遼陽之選。閉關萬里從之。籍鐵嶺衛。為諸生。中  
庚戌進士。仕至兵部郎中。乃上書白父冤。得昭雪。因得封父如  
其官。遂乞骸骨。父子同歸。鄉黨莫不稱孝。

按從來報怨雪冤。皆以發奮自強為主。設之選不能成名。雖  
萬里相隨。曲盡孝愛。而欲讐恥昭雪。榮歸鄉里。釋父平生積  
憾。其可得乎。以此知事親者。須見其大也。復齋

吳璋訪母





吳江孝子吳璋年十一而孤。母陸以節自守。永樂癸卯。詔選天下孀婦之貞者。給事內廷。而陸以例行。宣德丙午。陸隨親王封廣東韶州。璋既壯。棄家訪母。附廣船。患痢。一日百起。昏憤中。諄呼孃不置。抵韶。母又隨王移江西饒州矣。復奔饒。日行砂礫中。足盡裂。卧野寺廊下。有道人自言姓焦。取藥敷之。立愈。又中蛇毒。仆地。又見焦道人至。救治乃甦。然尙不能行也。宿孤村。寡婦家。方登榻而婦自薦。公力拒之。出門遇大雪。憇枯廊。忽又見焦道人來。撫之曰。爲母忘軀若是。真鐵漢。出餅與啖。頓忘饑寒。至饒。訪知母在王府。啟本求見不允。乃就府中賃一室。中書思

親二大字。傍帖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後得請。入見母於卧所。母以病篤。昏不知子。公焚香籲天。刲股作糜以進。母乃漸甦。抱子痛哭。王聞而賢之。召賜金帛。命扶母還。未幾母病復作。卒於旅舍。乃負骨殖以歸。潛置舟中。渡江。風大作。舟將覆。舟人搜得其母骨。投之江。公躍入江。抱母骨浮水上。風波頓息。同舟者感而救之。得歸葬。後子洪及孫山俱官至尙書。公年八十一歲。贈太僕寺卿。世稱全孝翁。以後科甲連登。至今猶盛。

按孝子尋親苦到極處。亦遂做到極處。復齋







黃讓長樂儒生也。嘉靖時。父墓為山賊所發。質其骨以責贖。讓罄產贖而葬之。乃募壯士百餘人。從軍討賊。賊既滅。推其功於諸將。不受賞而去。

按揭父骨以索財。極人生之慘毒。非有讓仁智勇兼備之子。其能報九泉之大恨乎。若漢高分羹之言。非人子所忍聞矣。  
復齋

錢氏救疫





順治甲午午三月。晉陵顧成媳錢氏。歸甯母家。時瘟疫甚盛。轉相傳染。甚至親戚不敢過門。成家八口。俱伏枕待命。錢氏聞之急。欲趨視父母。力阻。錢氏曰。夫之娶妻。原為公姑病痛。生死大事。今病俱危篤。忍心不歸。何異禽獸。我必往。即死不恨。遂孑然就道。及至門。聞鬼語云。諸神皆護孝婦來矣。吾等當速避。於是成門一家俱獲愈。

按孝敬者和氣也。瘟疫者戾氣也。戾氣之積。以其不和。和則戾氣解矣。要之孝婦之心。知有翁姑而已。不知有疫也。不知孝順之可以解疫也。此之謂篤孝。此之謂至誠。凡觀忠孝事。

泰伯至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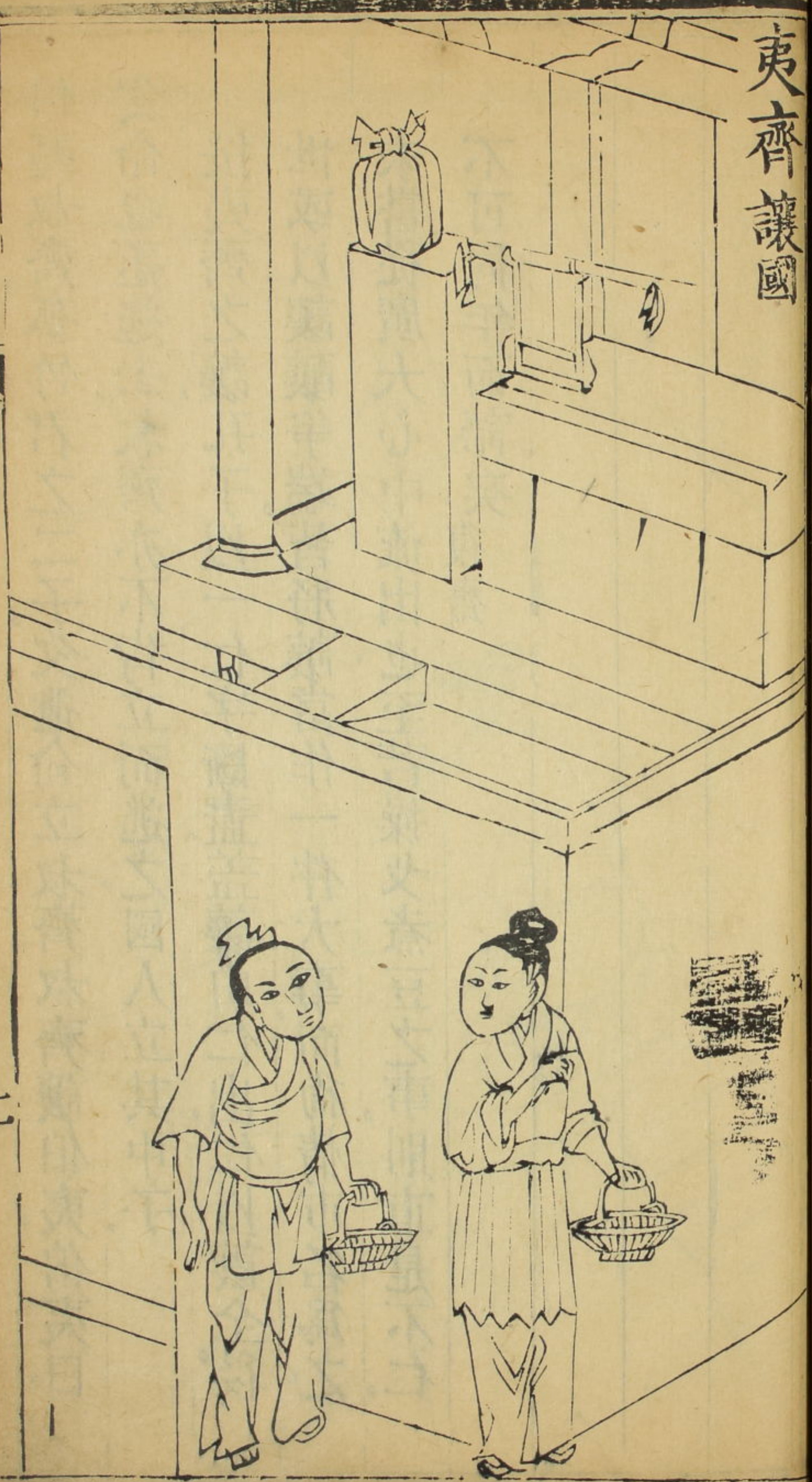




泰伯周太王長子。弟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有傳位季歷及昌之意。泰伯知之。與仲弟雍。以採藥為名。逃之荊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孔子以至德表之。

按泰伯之逃。遵朱註以讓商為定論。然即其默窺太王愛季及昌之意。率仲弟飄然遠去。使王季自然得位。而太王初無立愛之嫌。其曲全于父子兄弟間者。渾然無迹。非至德其孰能之。總之骨肉之間。從不許人以直情徑行也。復齋

夷齊讓國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遺命立叔齊。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按夷齊之讓。孔子以一仁字斷盡。蓋讓由仁出。仁以讓全。後世或以讓釀爭端。皆將讓當作一件大事。而徇情市名為之。未嘗從廣大心中流出也。至若操戈煮豆之事。則直是不仁。不可同年而語矣。復齋

周公代兄





周公旦。武王之弟。武王克商二年。有疾弗豫。公為壇以告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身代。武王疾旋豫。其祝冊納于金滕之匱中。後遭流言居東。成王感風雷之變。乃啟金滕得之。始悟而迎周公。按周公之孝弟。其大處在相成王。制禮作樂。使文武之志事。到幾微無遺憾處。然即其告三王身代兄死。至誠激發。足以感泣風雷。則周官周禮。豈非字字從血性流出乎。復齋

急壽爭死





衛宣公爲其子急娶于齊。因其美而自娶之。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急于公。公令急之齊。使賊待諸莘。將殺之。壽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急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之詩。

按人道至宣公絕矣。乃急壽兄弟于君父之命。挽之不能。逃之不忍。一則先兄以死。而冀兄之萬一不死。一則繼弟以死。而不忍弟之獨爲己死。至性至情。一往不回。千載而下。猶足令聞者隕涕。以宣公而有此子。足見民秉之彛。不絕于人。而

二子不怨其父。各盡手足之情。其用心與夷齊同。而事烈極矣。復齋





義姑棄子

然蘇矣。其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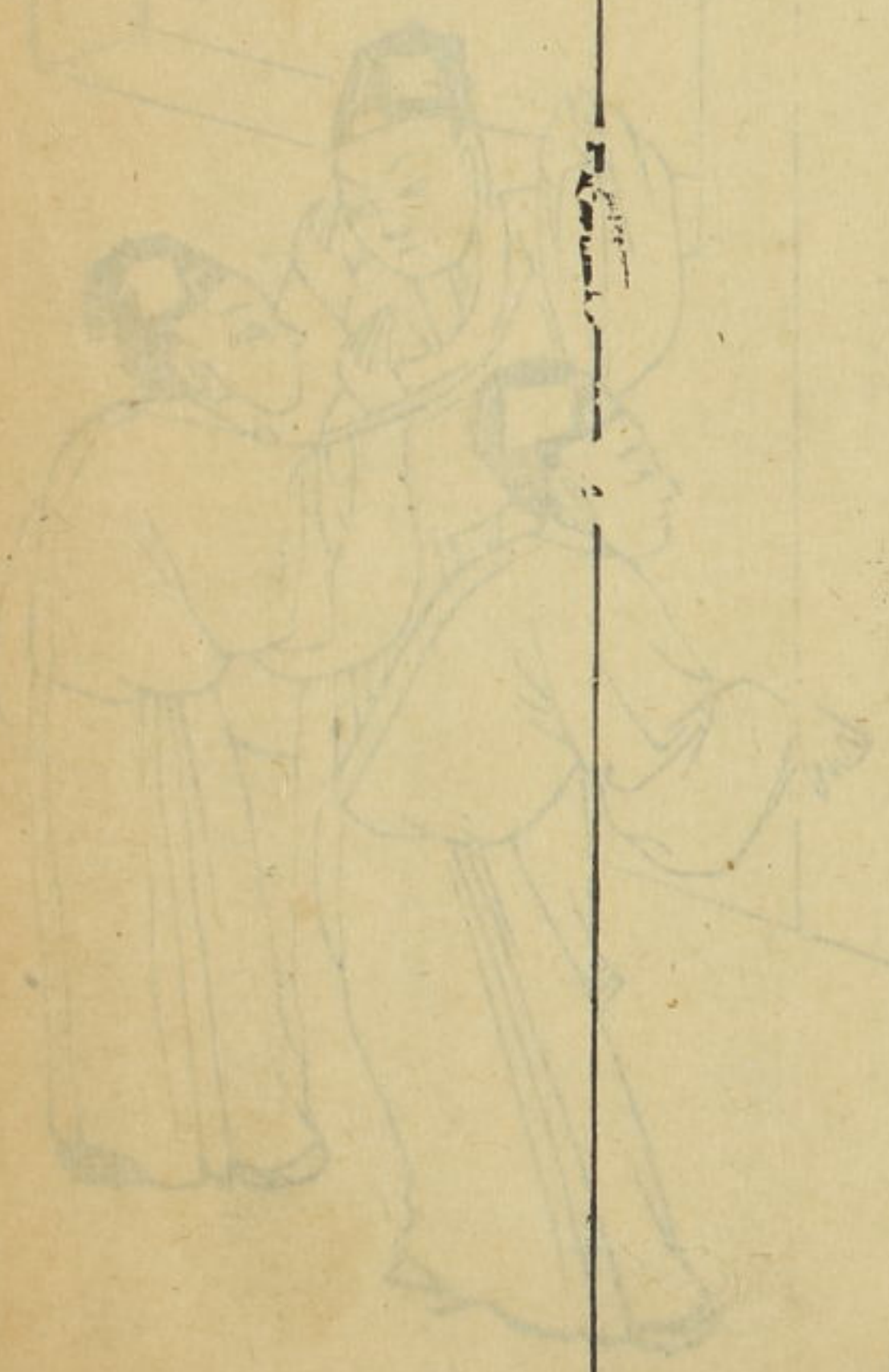
二千不。然其於谷盡手足之計其心與夷齊同而



昔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攜一子。抱一子。衆逐之。乃棄抱者。與攜者奔。衆問攜者誰。曰。兄之子。棄者誰。曰。己子也。軍至。妾不能兩全。故棄所生而攜兄子。齊軍曰。己子何忍棄乎。曰。吾夫尚存。可望生育。兄已死。止此一線。存此以延宗祀。齊軍曰。魯之婦人。猶持節義。其可伐乎。遂返。己子亦全。魯君聞之。賜以束帛。號曰義姑。

按從來處變之際。最足驗人真情。義姑于流離顛沛中。兢兢焉爲其兄。顧一線宗祀。至於勢不兩全。而忍捨愛子。以獨存無父孤兒。篤志深情。處義直到盡處。是誠烈丈夫識義理者。

之所難。而一婦人辦此。百世下猶欽服焉。况齊人目擊者乎。號之曰義。洵不爲媿澳矣。復齋





昔齊攻魯。至。刻見一婦人。攜一子。抱一子。眾逐之。乃棄抱者。攜者奔。眾問攜者。誰曰。兄之子。棄者誰曰。已子也。軍至。妾不能兩全。故棄所生。而攜兄子。齊軍曰。已子何忍棄乎。曰。吾夫尚在。猶持節義。其可伐乎。遂返。已子亦全。魯君聞之。賜以束帛。號曰義姑。  
 按。從來處變之際。最足徵人真情。義姑于流離顛沛中。就其  
 賢之曰。雖此不為數典矣。  
 之。退。獲而一。敝人。辨此。百世不辭。煥。跟。謀。出。齊人。目。擲。者。平。

繆彤自過



李鴻圖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分爭之言。彤深懷忿。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相敦睦。

按骨肉之間。無責善理。觀繆公返躬自責。而弟及諸婦。遂人人知悔。轉為敦睦。可知天地間。除自責自盡外。更無道理矣。復齋

蘇瓊釋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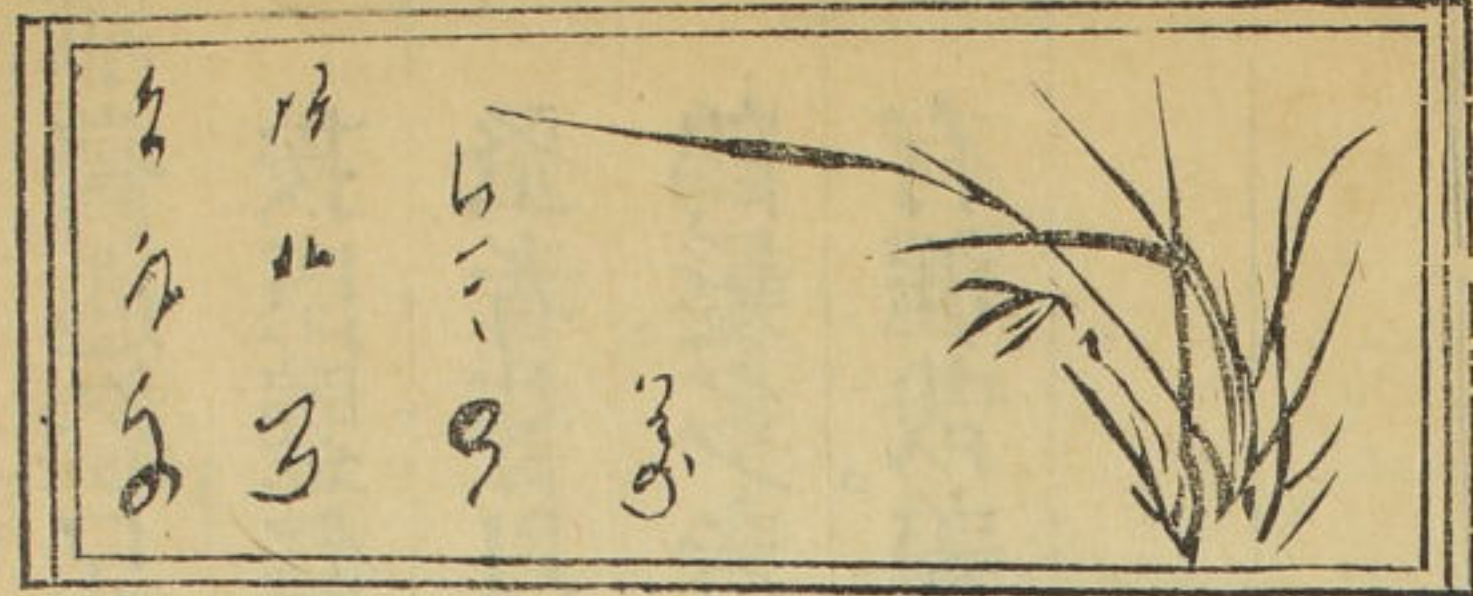




蘇瓊除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名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名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涕。普名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按普名兄弟。汨其天性久矣。乃天下難得者兄弟一語。從積年迷惑悖亂中。提出良心真處。懇款悟之。而普名兄弟一朝頓悔。諸證人胥為感動。正孟子所謂。紇兄之臂。教之孝弟者。而天性之良。之不能終絕于此可見矣。立教者亦急正其本可哉。復齋

姜肱大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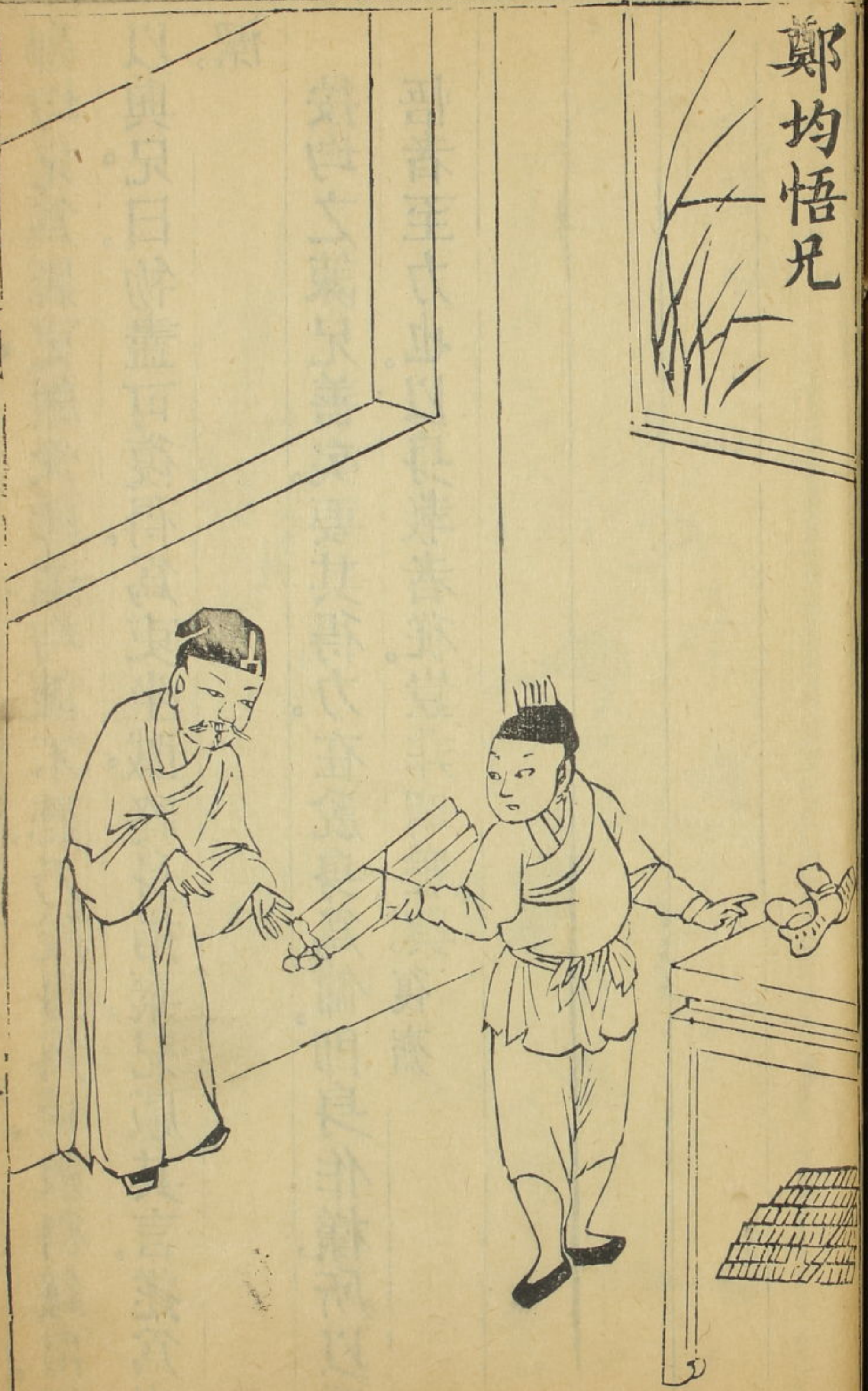




姜肱家著孝友。少與二弟同被卧。甚相親睦。及長相愛。不能少離。嘗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之。

按臣鑒錄云。人倫有五。惟兄弟之日長。父之生子。夫之娶妻。蚤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相聚。自竹馬遊戲。以至台背鶴髮。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淡洽。猜忌不生。其樂豈有涯哉。姜氏兄弟。乃真知其味矣。復齋

鄭均悟兄





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得錢帛歸  
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  
潔。

按均之諫兄善矣。要其得力在脫身爲傭。卽身作樣。所以感  
悟者至力也。以身教者從。豈非明驗與。復齋

荆樹重榮





田真兄弟三人議分財產。惟堂前紫荆樹一株。議分為三。其樹枯死。真謂諸弟曰。樹本同根。聞將分析。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兄弟復同居。愈相友愛。荆樹重榮。

按田氏久翁庭樹亦敷榮于和氣之中。至于析產異居。傷其和氣。卽不聞分析之議。亦應枯死矣。既而兄弟同居。荆花重艷。豈非和氣復回之驗乎。和氣致祥。蓋無物不然。特樹之同氣連枝。比樣尤為切近。故田真感而深悲。而指以悟諸弟耳。  
復齋

薛乞析產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吾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按包于財產。讓美取惡。視世之重財賄輕骨肉者。何啻霄壤。要其所難得者。尤在兩被父逐。戀之不去。卒以積誠感格親。

心。此種至性人。心目中豈復知有財產者乎。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其包之謂與。復齋





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主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亦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吾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緣也。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復賑給。

于只策其母之賸與。歎世之重財賄。輕骨肉者。何啻霄壤。心也。蘇至。抄人小目。中豈蘇。映育。根。董。香。平。吾。刺。日。勤。達。文。

顏含侍疾



孝子圖說



顏含字宏都。以孝聞。兄得疾。死復活。累月猶不能語。宏都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

按顏氏世德。宏都尤稱篤行。觀其侍養兄疾。事父母無以過矣。宜其累葉後有杲卿真卿之賢。勁節精忠。照耀千古。而為先德之光也哉。復齋

伯道無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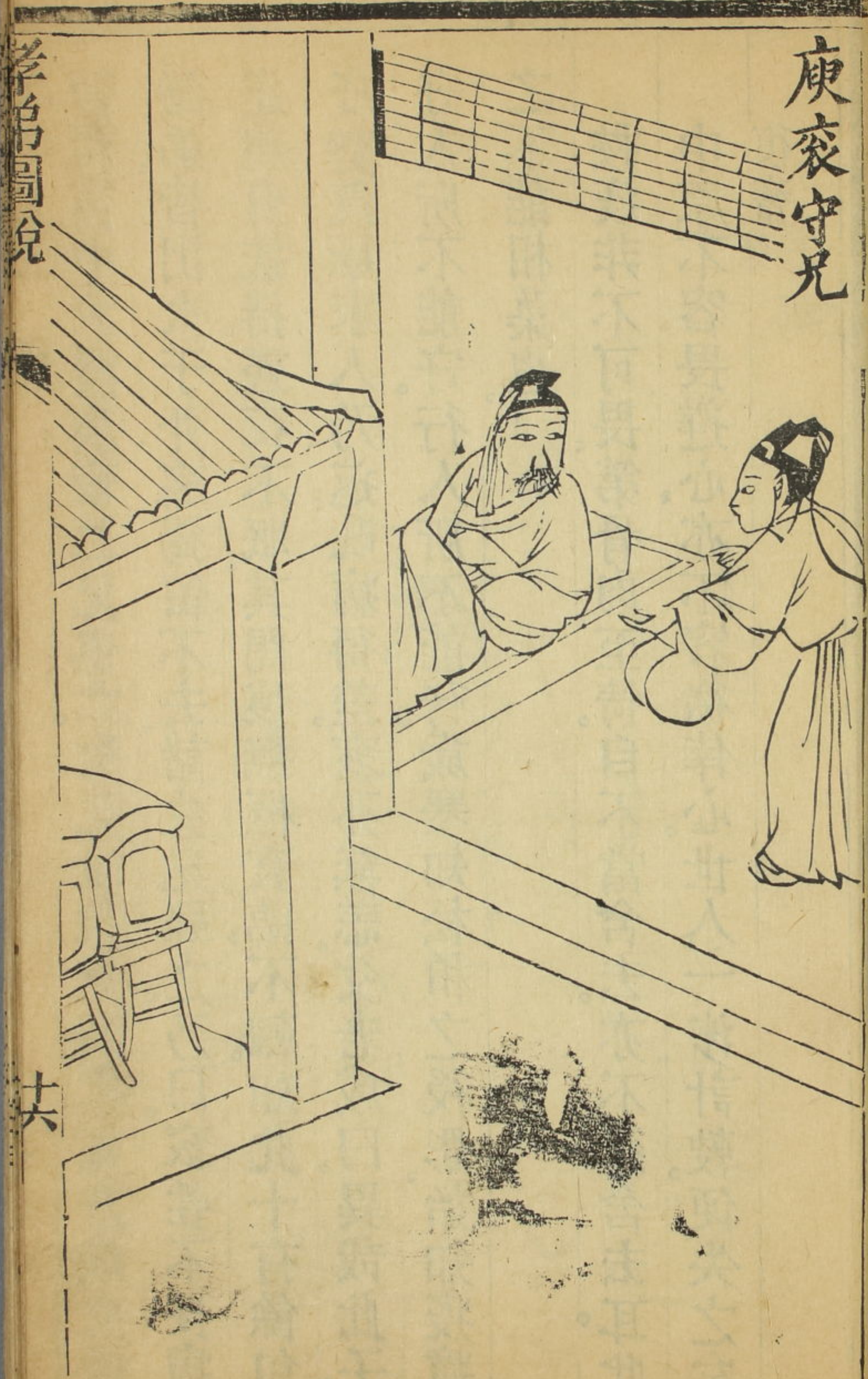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没于石勒。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全。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按伯道事。與魯義姑同。皆于流離顛沛中。不失其本心者。雖卒以無嗣。為氣數之偶差。然人之義而哀之。固百世不沒矣。况弟子綏之感義服喪。俎豆不祧者乎。復齋

庾袞守兄





晉咸甯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知松柏之後彫。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按疫非不可畏。第骨肉至情。自不當舍去。亦不忍舍去耳。此中原不容畏避心。亦不容微倖心。世人一涉計較。便失之矣。  
復齋

### 王覽爭醜





王覽母朱氏。遇兄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禮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漸有時譽。朱深疾之。乃酖祥。覽取酒爭飲。母遽翻之。母意乃止。子孫鼎盛。九代為公卿。

按朱氏之毒。不亞宣姜。而祥覽亦甘同。彼壽其卒得挽回者。幸母之獨生覽。而覽未取憎母也。祥之孝不可及。而覽之友悌。亦曲盡其致矣。復齋

楊氏友愛





楊播家世純厚。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弟津椿。並敦義。讓兄弟。旦則聚于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泣下。按兄弟以天合。如椿與津。形影不離。坐立不苟。有物必寄。見物必思。真時時見其天矣。世之人乃以人易其天。何哉。復齋

射牛不問





隋尚書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  
迎謂曰叔射殺牛宏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  
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按兄弟之嫌多起于婦人然婦雖善間豈能間無可間之骨  
肉如宏間弟殺牛而第曰作脯妻再言之則已讀書去矣饒  
舌婦其奈之何哉復齋

代兄受捶





章嗣立與兄承慶異母。母笞承慶。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為感悟。世比晉王覽云。

按骨肉之間。除自責便無他法。復齋

光進讓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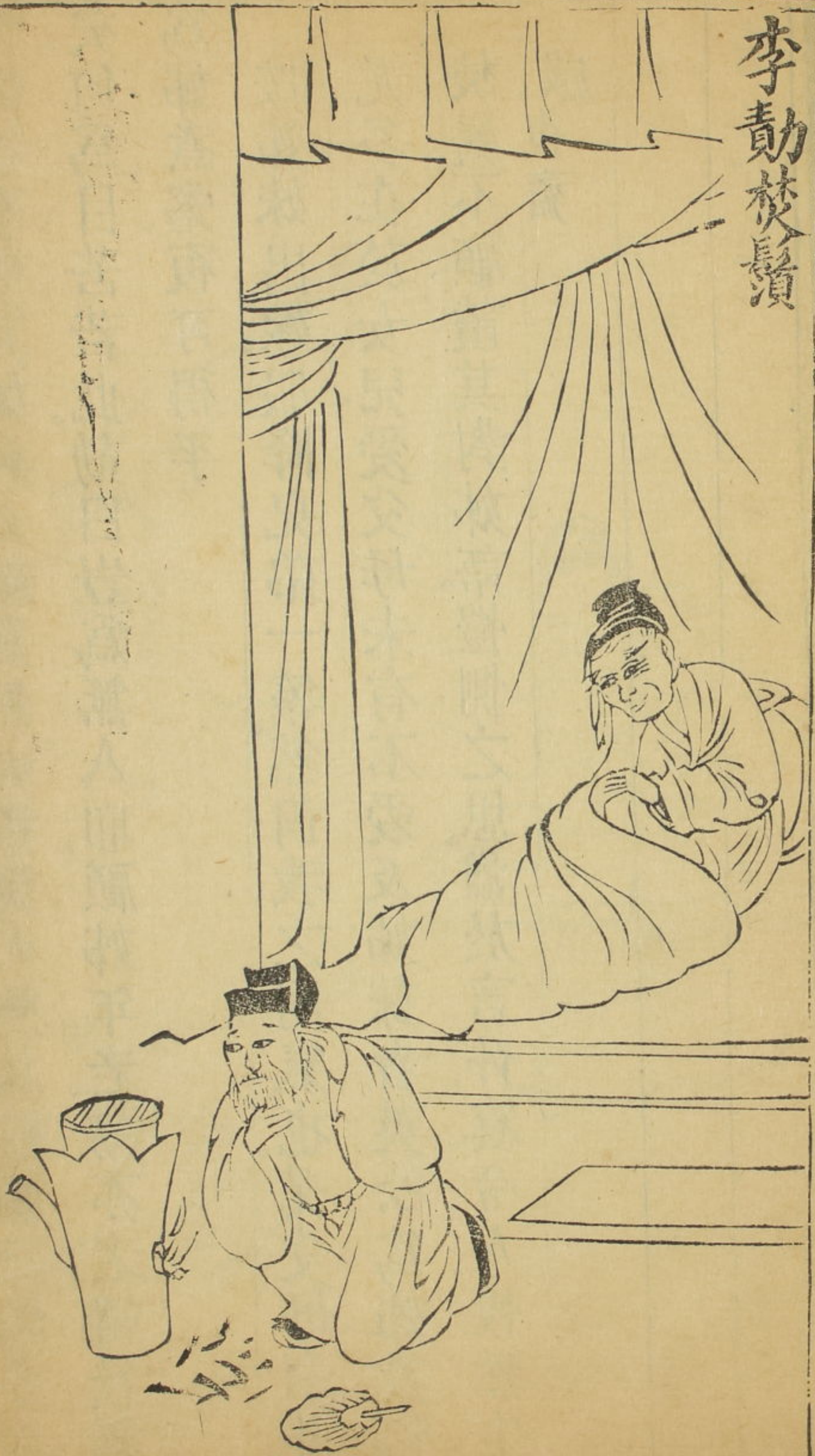




李光進弟光顏兄弟友愛。光顏先兄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妯。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按光進弟兄之讓。一以倫序。一以母命。宛然孤竹二子意思。而光進逮事先姑之語。尤慘痛不堪讀也。復齋

李勣焚鬚





唐僕射李勣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火然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若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

按姊妹出嫁。服降兄弟一等。然固我之同氣也。况父母牽掛尤多。在於女兒。愛父母未有不愛及姊妹者。英公爲姊煮粥。焚鬚不顧。讀其對姊語。愷惻之思。溢於言外。真令人悽然生感。復齋。

張公百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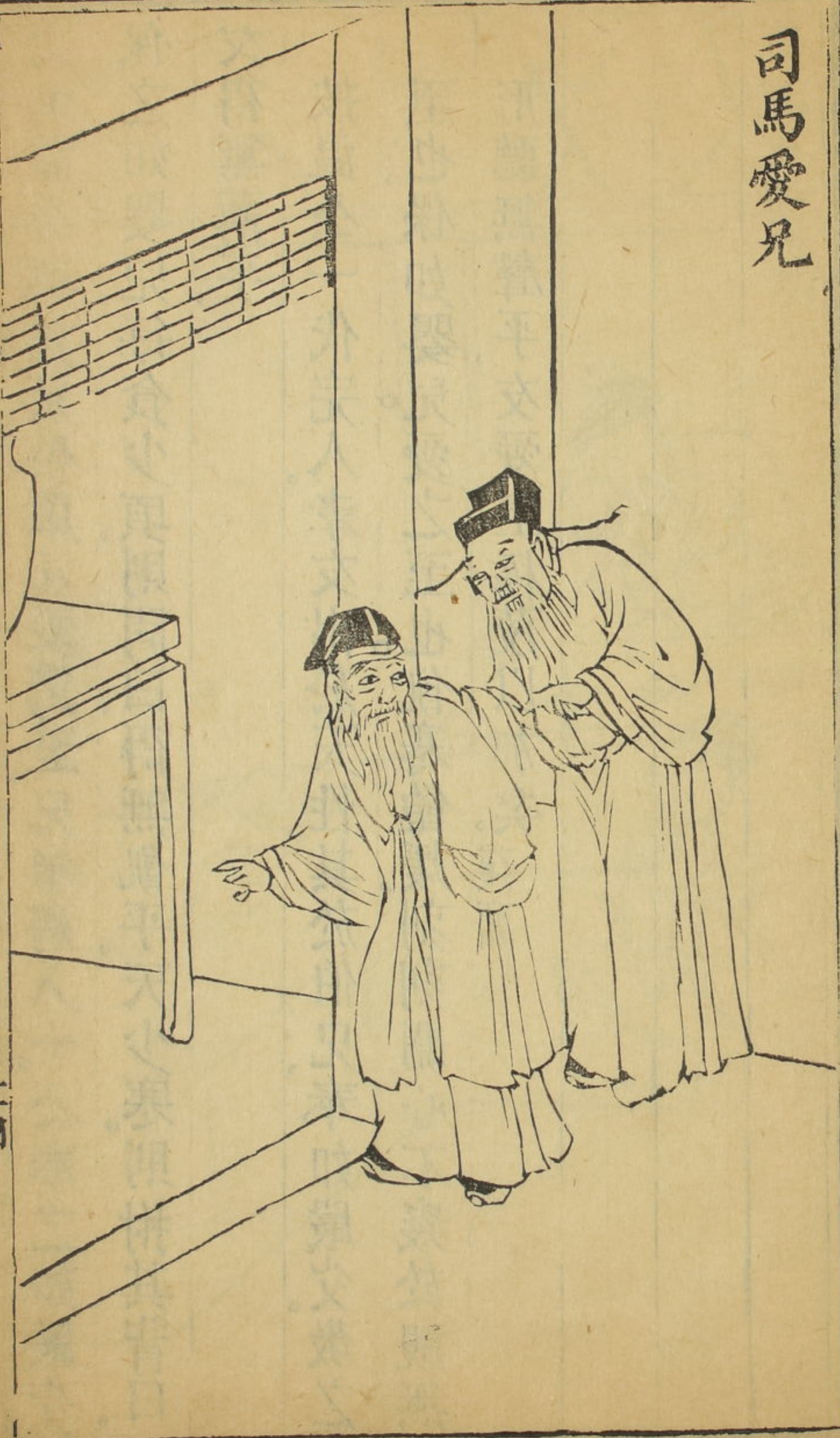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東封。幸其宅。名見公藝。問所以睦族之道。公藝書百忍字以對。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睦矣。

按處家之道。非忍字所能盡。然忍固爭之反。化之漸也。從來嫌憎之端。初起甚微。結之卽深。搆之卽大。一忍則無事矣。况相效於忍。有不和順者乎。公藝治家。必更有規範。然忍字固其得力處也。累世同居也。宜哉。復齋

司馬愛兄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篤至。兄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寒。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按溫公一代完人。孝友出於天性。其於伯兄。奉如嚴父。敬之至也。保如嬰兒。愛之至也。飢寒飽煖。刻刻關心。不幾於視無形聽無聲乎。友愛至極。蔑以加矣。復齋

彥霄析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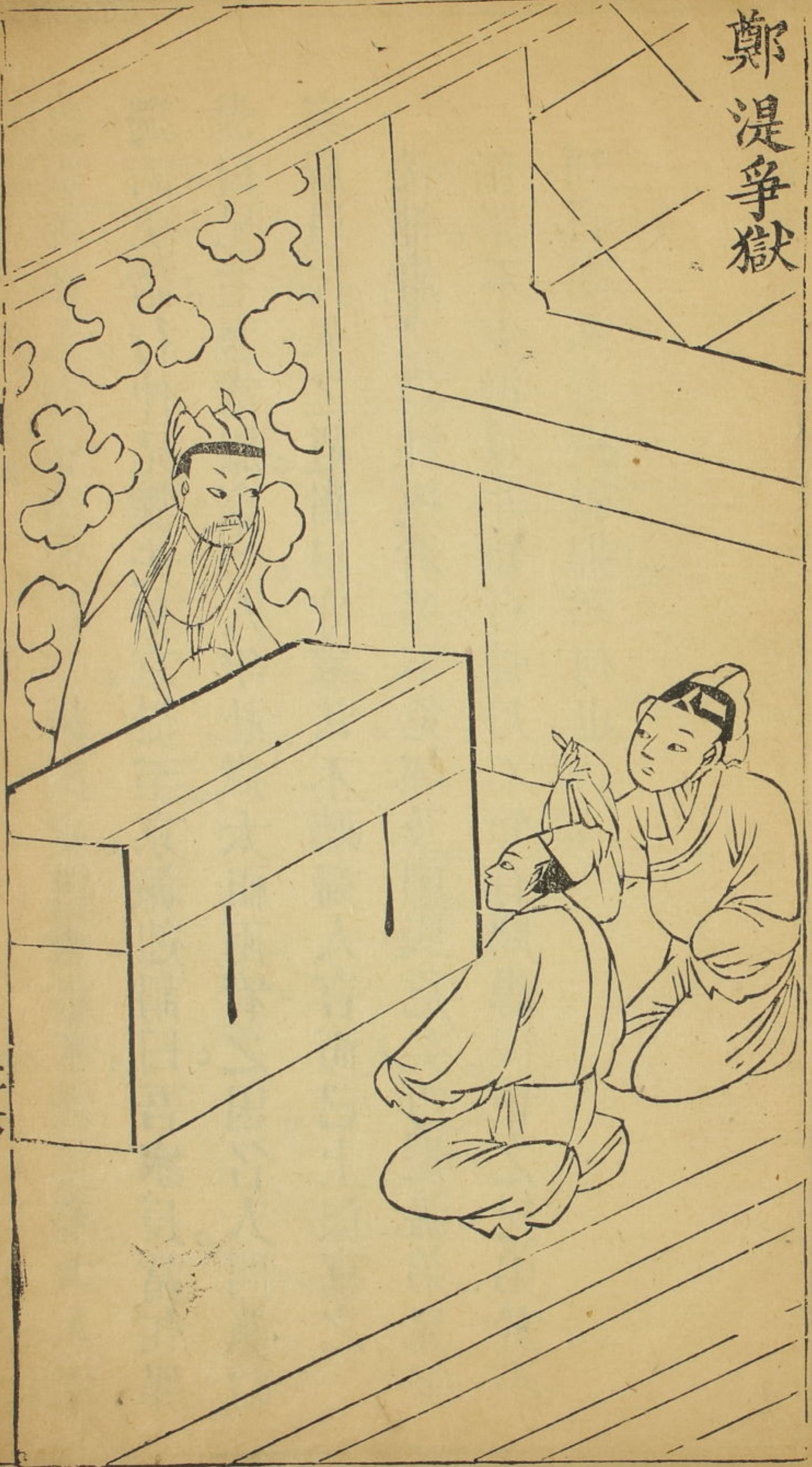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居十二年。雲游浪廢業。霄諫不聽。遂求析箸。未幾兄蕭然。逋負盈門。除夕霄置酒迎兄嫂。曰：弟無分爨意。以兄不節。敬爲守先業之半。請歸仍主家。乃卽取分券火之。出所蓄償諸負。兄慙。遂易轍焉。

按凡化骨肉。雖曰至誠。豈不貴有術哉。如彥霄諫兄不聽。使急切必不入。甚或反激傷。乃彥霄求析箸。謹守先業。若無意顧恤者。直使逋負盈門。極難措處時。一旦迎歸主家。償其負累。火其分券。雖極蕩廢人。有不回心易轍者乎。要之其術善。其心苦矣。復齋

按語字字道得彥霄心意。其用術處。正其至誠處。否則藏寓機心。便是老奸用事。非骨肉之所宜矣。丙菴



鄭湜爭獄



卷之四

三六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居十二年雲游浪蕩業霄謀不聽遂求  
若大幾兄肅然通負盈門除夕霄置酒迎兄嫂曰弟無分  
以足不節敬為守先業之半請歸仍主家乃即取分券火之  
諸情請負兄慙遂易轍焉

按凡化骨肉雖曰至誠豈不貴有術哉如彥霄誠兄不聽  
急切必不入甚或反激傷乃彥霄求析署謹守先業若無  
顧恤者直使通負盈門極難措處時一旦趙歸主家償其

富懋心野景未我取事非骨肉之親宜矣 丙亥

姓請字字與將意霄小意出其爪而盡其至痛豈否與



鄭湜。浦江人。胡惟庸敗。有許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湜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在京。湜至京。濂迎謂曰。吾家長當在罪。湜曰。兄老。吾當服辜。二人爭赴獄。太祖兩宥之。因召入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按惟庸之獄。株連者多不免。誣及鄭氏危矣。乃湜濂弟兄爭任罪。不少避。豈非知有骨肉。不知有禍患哉。世之兄弟。於小利害。遂私意避就。抑獨何也。復齋

嚴鳳憂兄





嚴鳳性孝友。事兄如父。里中施佐施佑。兄弟爭產。久不平。鳳舉  
感謂佑曰。吾兄懦。吾恒憂之。使得如若兄之強。力能奪吾田。吾  
復何憂。因揮涕不已。佑惻然感悟。即拉鳳同至兄家。且拜且泣。  
兄亦涕泣慰解。乃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

按嚴氏施氏弟兄。其性情心術。可謂黑白霄壤矣。乃鳳根至  
性發懇惻語。作當頭棒喝。而施佑言下頓悟。佐亦感泣。則謂  
天下無好人可乎。要非鳳篤行素著。不能於立談之間。感使  
愧悟。一至此也。復齋

苑洛思弟





韓苑洛性孝友與弟邦靖同登進士苑洛得異疾穢污之氣人咸不堪邦靖日侍側飲食必親湯藥必嘗後邦靖病亟苑洛不解衣帶者二月餘形且瘁邦靖臂曉之苑洛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尙當爲兄弟也及邦靖卒苑洛廢飲食絕賓客衰經蔬食祥而弗懈嘗謂人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弟痛弟之情者乎

按情到至處非筆墨所能傳友于之義尙矣而愛之深憂之切服事之至思念之篤如韓氏兄弟多得乎哉吾恐司馬漢卿筆正不能罄其沈痛也

復齋

與誠讓產





蕭與誠弟與潔官至光祿卿甚相友愛年五十猶同孺諸子婚畢乃爲弟繕宅第舉其業均畀之弟曰兄之子凡六而已子止二不欲使二人均六人之業誠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不知其他交讓弗決母命以十之四與光祿後兄弟俱陟顯宦子孫義讓不衰

按父之愛子無輕重者也愛子之子亦無輕重者也無輕重則兄弟均產可也諸孫均產亦可也乃二人祇各見自己不當取盈遂成義讓之行世之貪爭者總是私心先入爲主靠向便宜一路見微可解說處便執爲有理至死不放耳

復齋

世恩悟弟





陳世恩官工部給事兄弟三人長孝廉次世恩季弟某好狎遊。日出暮歸以爲常。孝廉常作色規正。不悅。世恩曰。徒傷愛。無益也。每夜躬守戶外候之。俟弟入。乃手自扃鑰。問以寒煖飢飽。如是數夕。弟乃大悔。不復故態。及公貴。孝廉已卒。小民吳二。孝廉側室之弟也。一日來省其姊。衣服藍縷。世恩邀與共食。弟曰。他所飲食之足矣。何與同坐。世恩曰。庶嫂子女皆無。爲兄守志。吾感之敬之。以及其弟。一對食。庸何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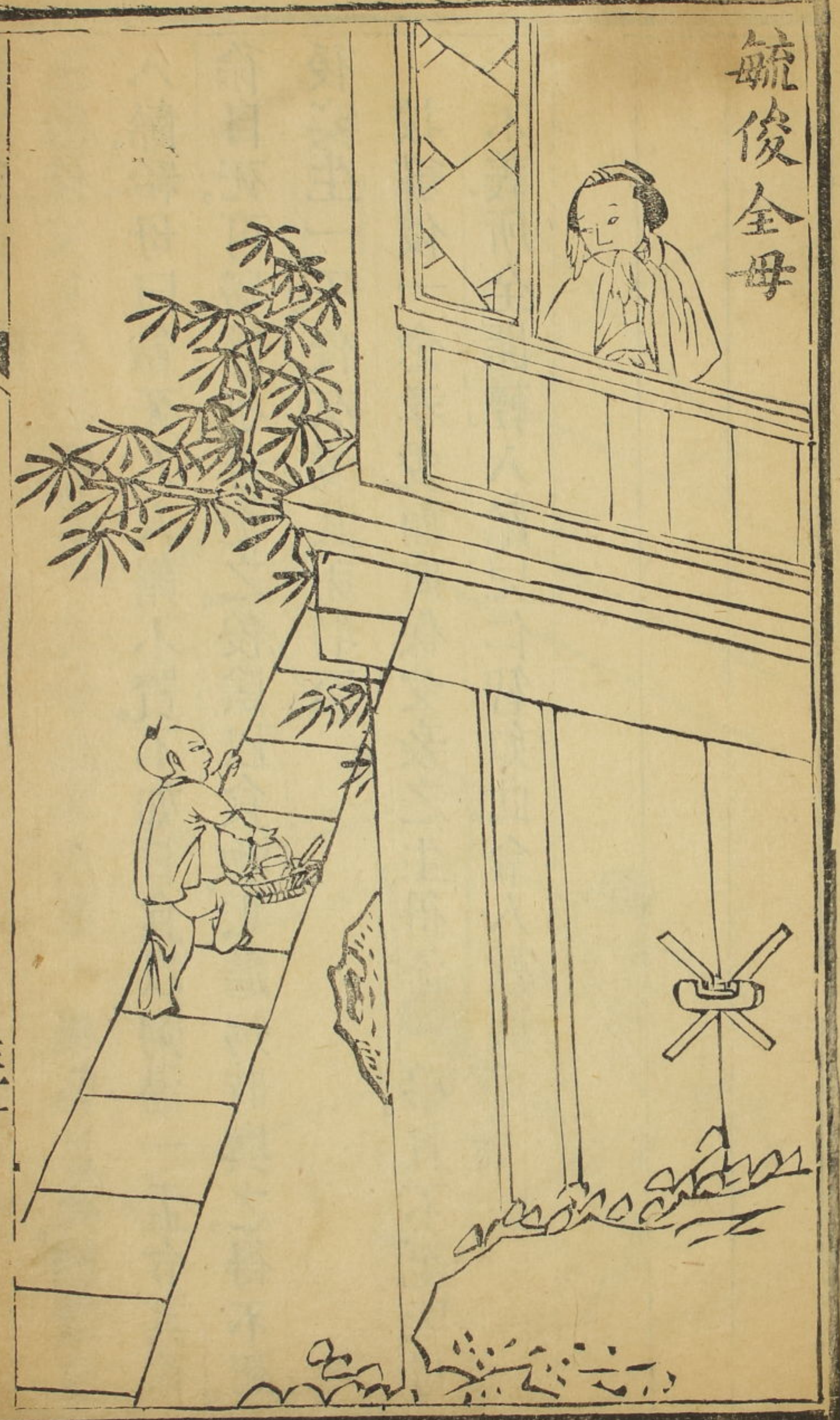
按人至頑辟。必有非法言所能遽警者。况兄弟之間。責善傷愛乎。世恩惟自盡骨肉至愛。而其弟遂大悔所爲。蓋有以動

其良心也。第此等處。必出以至誠。需之遲久。若有假此愧之之意。則發端處已僞。必無以深爲感動。而啟其悔者。或反有之矣。復齋



陳世恩官工部給事見弟三人長孝廉次世恩季弟某好神  
 且出暮歸以為常孝廉常作色規正不後世恩曰徒傷勞無益  
 也每夜躬守戶外候之俟弟入乃手自扇鋪問以寒煖飢飽如  
 是數夕弟乃大悔不復故態及公貴孝廉已卒小民吳二孝廉  
 側室之弟也一日來省其姊衣服藍縷世恩邀與其食弟曰便  
 所飲食之足矣何復同坐世恩曰庶嫂子女皆無為兄守志吾  
 之矣其意及對食庸何傷  
 之意限其飲食曰必無以新為厭而適其勤者適又育  
 其夏亦出於此等意必出以至痛請之數人苦首謝此則之

毓俊全母





王毓俊。父為侍御。嘗置一妾。母妬甚。幽閉一樓。餓且死。毓俊甫八齡。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俊陰以食物。乘進粥時與之。得不死。後妾生一子。俊友愛其弟特至。

按毓俊一念孝愛。而曲保父妾之生。得添一弟。且不至陷母不義。所全匪輕。八齡兒仁智如此。令人歎服。復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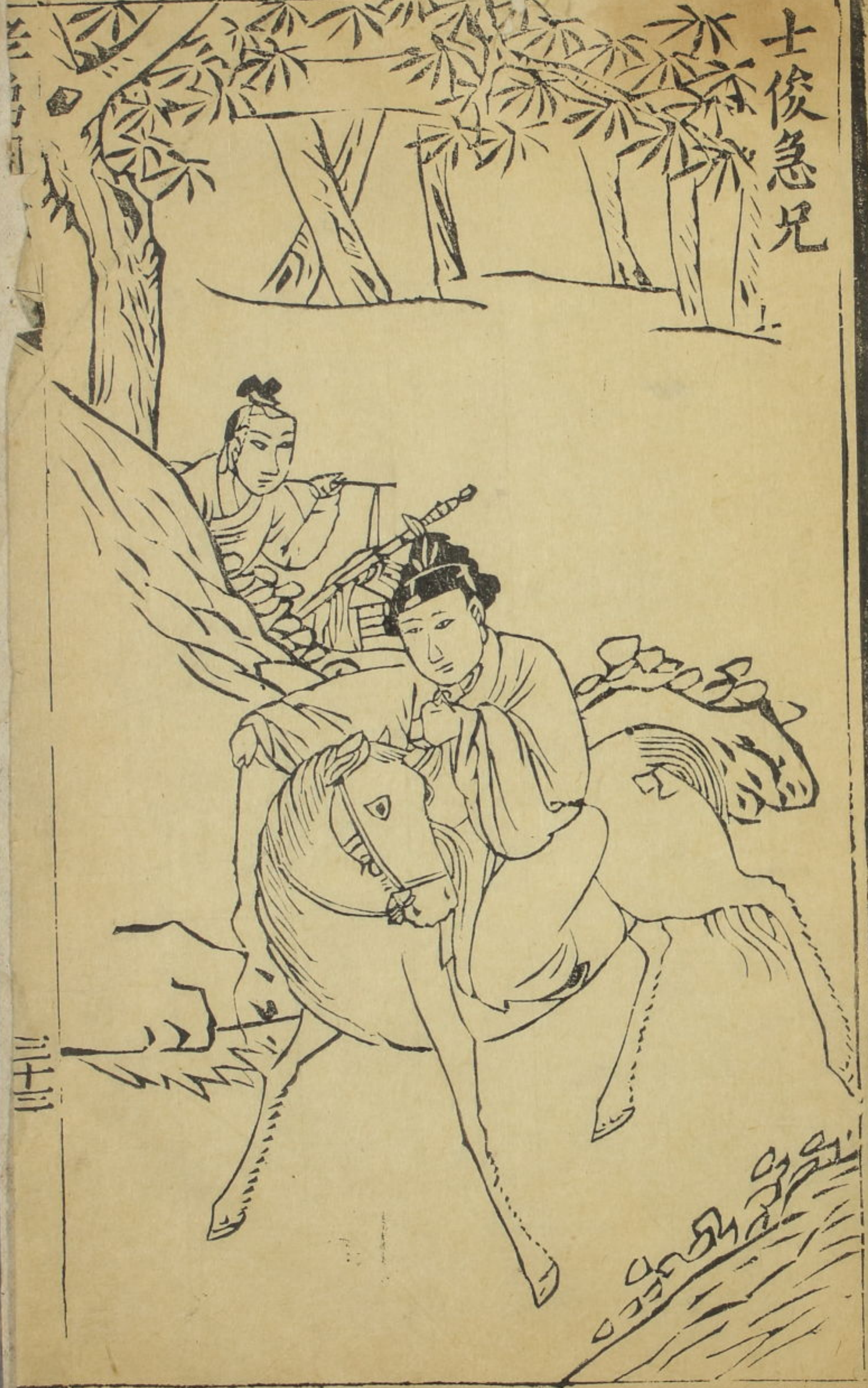
椒邱詩判





何椒邱為太守有兄弟析居爭訟公察知為內讒故以詩判之  
 曰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泣隨筆下。兄弟俱感悔。  
 按何公之詩。直將古今來骨肉離異之端。一語判盡。宜乎其  
 泣隨筆下也。復齋

士俊急兄





士對策只



三十三



